

850

南冠草

郭沫若 著



羣益出版社發行
 中國文化投資公司總發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5472B



SAM.

19

陈若文集 第一辑

集文若沫

南冠草

第一輯第九冊

青益出版社



1946

1561388

南冠草

人物表

- 夏完淳 明中書舍人 年十七歲
- 夏母盛氏 其嫡母 年五十以往
- 夏母陸氏 其親母 年四十左右
- 夏淑吉 完淳異母姐 年三十二
- 夏惠吉 完淳同母妹 年十四
- 侯武功 淑吉之子 年十一
- 姚再生 淑吉之妯娌 年三十左右
- 盛蘿貞 淑吉之表妹 年二十
- 錢秦篆 完淳之妻 年十八



308608

錢彥林 秦篆之父 年五十以往

劉公旦 明進士 年七十左右

顧咸正 明舉人 年五十左右

王去病 秀才 年二十

杜九臬 完淳之友 年二十

憇憇老 隱逸者流 年七十以往

多爾袞 清攝政睿親王 年三十四

洪承疇 清之貳臣 年五十左右

王國寶 清江南巡撫 年五十左右

巴山 清江寧總管 年四十以往

增榮 多爾袞之侍妾 後賜洪承疇 年二十許

王差官 年五十左右

皂隸及兵勇若干人

第一幕

順治四年五月尾上之南京，明故宮內廷之一部分。時清攝政王多爾袞微服南巡，駐蹕於此。高台上廳事之一部分，偏左處有階段。右手部分臨階有欄干，靠右壁有炕床，壁上繪有字畫，中軸乃趙子昂所畫之馬，左右爲董其昌所書之聯：「由來苛政猛於虎，畢竟真人逸似龍」。炕床後側有銅鼎一。

左手部分靠後於一二段壇坫上有公案一，後陳太師椅一，其後爲屏風。後壁偏左有門通內室。左壁垂幔。建構陳設均宜堂皇富麗，須有王宮氣象。唯供應一切無須鋪張，宜若保持常態者然，因多爾袞乃微行，須保持秘密也。

幕開，多爾袞着便服坐炕床上，捧水煙袋在手，展開文件。此人權傾天子，頗有飛揚跋扈之態。

族裝侍女一人，名增采，江寧總管巴山頗爲惶恐地立于側。

多：（閱件告一段落抬頭向巴山）巴山！

巴：（鞠躬）在。

多：你做這江寧總管，很能稱職，值得嘉獎。現在還是兵荒馬亂的時候，南方的漢蠻子總想死灰復燃，一定有不少的奸細在暗中活躍，這是最要留心提防的。你們所捉着的那名主犯——唔，他叫什麼名字？

巴：啟稟王爺，他叫謝堯文。

多：唔，謝堯文，這的確是一名重要的奸細。不過你們從他的身上所搜查出來的這些文件，倒是有真有假。

巴：是，奴才賦性愚蠢，不十分辨別得出他的真偽。

多：（下坑，步至案前）我可明白的告訴你。像這裡面江左遺臣四十餘人聯名和魯王以海通款的表，還有，這夏完淳謝封中書舍人的奏疏，這些倒是真的。

巴：喔，我倒把它們看得比較輕微了。

多：不，這是比較重要的一部分。在你以爲是真的，其實的卻都是假的。像關於洪承疇和王國寶的這幾件

都是假的。

巴：（愈顯惶恐）奴才真是死罪。

多：這個不能怪你。而且像洪承疇，王國寶那些貳臣是須得加緊提防的。他們根本是反復無恥的小人，只要有隙可乘，誰個能够保得他們不立刻叛變？主要的不要讓他們打成一條心，對於這樣的人要恩威並用，也要恩威分用，你懂得嗎？

巴：是，奴才平常對於他們的防範並沒有放鬆，待遇也是有分寸的，我記得他們都害怕我，也都得討我的歡心。奴才是會養狗的，我沒有放下皮鞭，也沒有忘記餵頭。

多：（含笑）那就很好，不過像你這一次把他們兩個都弄成嫌疑犯，那就是不高明的辦法。

巴：是，奴才實在是該死。

多：你想，那謝堯文是派去和浙江的小朝廷通消息的，怎麼從他身上會搜得出魯王以添封洪承疇爲國公的詔書？怎麼又會有舟山的僞總兵黃斌卿給洪承疇和王國寶的信，要他們總總外合？

這豈不是矛盾百出，分明是南方的漢蠻子在施用反間計？我看，關於這些項文件就分明是假的。

巴：是，奴才實在是惶恐。

多：好在我來得恰好，你也只是把他們看管了起來，假使照着你往常的脾氣，一下便把他們幹掉，那就糟了。

巴：奴才起初看見那黃斌卿的信上，要洪承疇和王園寶把我殺掉，我本來就想立刻幹掉他們的，因為知道王爺要來，所以只是把他們看管起來，現在還要請示，應該怎樣發落他們？

多：你去把他們叫來，我可以當面安慰他們一下，給他們一點面子。回頭我還要把這增榮（指示侍女）安在洪承疇的身邊，這用意不用說你是知道的。

巴：是，有勞王爺的清慮。（由正階向右手退場。）

▲多在空中盤旋，時吸水煙。

多：增榮，（向侍女）我是決定把你賞賜給洪承疇。

增：（行禮）是。

多：從今以後就把監視他的責任交一部分給你了。不僅他的一切言語行動都要留心，就是同他往來的人都要留心觀察。你要同巴總管取得很好的聯絡，有什麼形跡可疑的事體都要立刻報告。

增：（唯唯應命）是。

▲有頃巴山領洪承疇王國寶二人由原路入場。洪王昇階即向多叩頭。

巴：啟稟王爺，洪總督與王巡撫二位大人謁見。

多：（急趨前接洪王）這一回是巴山造次，委曲了你們二位，快請起身。

洪：（跪訴）蒙王爺天高地厚的恩德，小臣等死罪死罪，萬望處分。

多：不，你們是絲毫也沒有罪過的，你們趕快起來吧。你們都是本朝的得力大臣，故爾南方小醜，要施行反間，圖謀陰陷。但他們的詭計，簡直如同兒戲，我豈能受他們的欺騙？現今聖上冲幼，我多爾袞攝行大政，聖上的意旨就是我的意旨，我的意旨就是聖上的意旨。你們二位可以放心辦事，唉，趕快起來，趕快起來。（親手挽洪，反向巴山）巴山，你把王撫台扶起來吧。

巴：是。（以手挽王。）

洪：（叩頭起立）感戴王爺的恩德。

王：（同）我要以萬死來報答王爺。

多：很好，很好，這件事情就這樣讓它了結，你們都不要介意。巴山能嚴查奸細，防止亂萌，值得嘉獎。雖然對於二位不免造次了一點——

巴：（拱手鞠躬）不，絲毫也沒有什麼造次。

王：巴總管巴大人精明幹練，下走們是心悅誠服的。

多：（行至炕前由文件中將魯王詔書及黃斌卿函取出）這兩樣東西真是兒戲得可笑，從逃往南方的奸細身上，搜出南方的人給你們的信件，這豈不是笑話？（向增榮呼喚將函件與紙煤交予）你就在那個銅鼎裡面，把這些東西燒掉。

增：（接受函件）是。（退就鼎側，燒卻文件，奉還紙煤。）

多：不過，這另外的幾件：夏完淳謝恩的奏疏，江左四十七人上魯王以海的表，倒是很重要的，你們非得嚴加辦理不可。

三人：是。

多：江南的士大夫們野心不死，這是一個很大的後患。而且他們近來也改變了態度。他們在前和李自成張獻忠那批流寇是勢不兩立的，現在卻想串通起張李餘黨，一致的向我大清為難。這

是最惡的想法。這種想法在這上魯王表裡面也就敘述得有。

洪：是，臣下是早就見到，正想擬具一個奏札來陳述自己的管見。

多：你的意見是怎麼樣？你現在可不妨面奏。

洪：感謝王爺的天恩。據臣下的愚見看來，我總覺得讀書人和流寇始終是不能够合伙的。只因功

名利祿得不到保障，所以他們便想到要和流寇苟合，挺而走險。

多：（點頭）唔，你說得很有道理，在你的意思該怎麼辦？

洪：在臣下看來，朝廷對於士大夫之家今後似乎應該設法羅織聯絡，從寬待遇，保障生命財產的安全，廣開功名富貴的途徑，要使他們有得出頭的一天。而對於流寇餘黨，便須得一律剿滅，免留餘禍。這便是臣下的一點管見，臣下十分惶恐，不敢自以為是。

多：你這確實是一個見解，不過還須得再用一番權衡。讀書人可從寬，但是冥頑不靈的讀書人卻是更須得嚴辦。老百姓宜從嚴，但是悔過自新的老百姓卻是更須得籠絡。你可以根據我這個意思，擬具一些具體的辦法出來，只要經過我多爾袞的認可，朝廷是一定要馬上施行的。

洪：是，臣下一定要竭盡心力。

多：巴山，這一次你所捕獲的人都是關在這故宮裡面的嗎？

巴：是，

多：我看你們不妨就在這兒立刻審訊他們一下。應該早有一個着落，不要讓其他的要犯漏網！

巴：是，王爺要親自審問他們嗎？

多：不，我沒有工夫，我還有些軍事上的事體在手裡，就由洪大學士主審，王巡撫和你陪審好了。

○不過我還有點意旨要關照你們一下。近來有些奸細隱藏在和尙道士裡面，到處妖言惑衆，想滅清復明。你們今後對於這種方外的人還要特別注意。

三人：是，我們一定要留心查辦的。

多：同時你們也可以使用這種辦法，就是把些投降過來的或者自己的人，也裝扮成方外人的模樣。

○四處去作暗探。做這種人的秘訣，須得特別的悲歌慷慨，義憤激昂，這是很要緊的。

三人：是，是，我們一定要照着王爺的意旨去辦。

多：好的。（向洪）亨九先生，我現在還準備了一點禮物，打算送給你的。

▲洪呈惶恐而受寵若驚之態。

多：（指示侍女）就是這名宮女啦。我是從燕京帶來的，我就打算把她送給你了。

洪：（拱手）感謝王爺的恩德。

多：（指增榮）增榮，你以後就侍奉洪總督洪大人。

增：（行禮）謝恩。（轉向洪行禮，立侍其側。）

洪：（再向多行禮）感戴王爺的恩德。

多：不算什麼，只是一點小意思，你以後也好生教育她吧。（回向巴山）唉，巴山，我看你，就

可以去準備提人，我的事情可不用你照管了。

巴：是。（鞠躬由正階下。）

多：增榮，你們快去把我所用的茶磚削點來，給兩位大人泡茶。

▲增榮應命由左後隅門道下。

▲洪王二人不勝其受寵若驚之態。

多：這件案子我看是很重要的。江南的士大夫是中國讀書人的領袖。天下的讀書人都唯他們的馬首是瞻。他們假如都歸順本朝，那天下的讀書人便都會跟着來。他們假如都反抗本朝，那天下

的讀書人也都會跟着去。（露出嚴烈口吻）所以在這一次的案件上，你們務必要一網打盡；不是叫他們全部歸順，就是要他們全部滅亡！（放和緩）這就是我的意旨。

洪：（唯唯聽命）是，是，我們一定要照着王爺的意旨辦理。

多：你們請到這邊炕上坐吧。

洪：（惶恐萬分）死罪，死罪，萬萬不敢。

王：（同）萬萬不敢。

多：你們不必客氣。蒙你們以對待皇上的禮貌待我，這雖是朝廷的家法，但我看君臣之際應該處在師友之間。亨九先生，（揚起右手拇指）你實在是朝廷的諸葛孔明，我們的大軍師啦。

洪：擔當不起，實在擔當不起。

多：從前劉玄德對諸葛孔明說過：『朕之得先生，如魚得水』。朝廷自從得到你之後，亨九先生，簡直是如龍得雲啦。

洪：多承王爺的獎勵，實在是惶恐得很。

多：你就請坐在這邊。

▲增榮捧茶出。多接茶一盞奉獻於洪，置於炕几之右側。

洪：（惶恐萬分不敢就座）臣下實在擔當不起，實在擔當不起。

多：（再捧茶一盞置於炕几之左側）王撫台，你就請坐在這邊吧。你是我們的——關雲長，我們的赤心赤胆的大將。

王：（惶恐萬分，突然匍匐於地）奴才只好叩頭啦，王爺。

多：好的，好的，你起來，你起來。（王應命而起）我看你們也不要太拘泥了。（忽一轉念）好，這樣吧，我在你們面前總使你們感覺不方便，現在時間也不待，我就先進去吧。回頭有機會我再召見你們。（說罷將行，增榮欲從，急制止之）不，你就留着侍奉二位大人。

▲洪王復納頭下跪，增榮亦下跪，同呼謝恩。多略頷首，向左手步去，將入門時，復回顧一番，表露得意之微笑，略略點首而下。

有間，增榮起立，洪與王仍伏地未起。

增：（扶洪）洪大人，王爺已經進去了。王大人，你也可以起來了。

▲二人勉強被扶上指定為炕位；增榮一變莊重之態度而加以蠱惑。

增：洪大人，這是蒙古磚茶，你喝喝啦，你覺得這味道怎麼樣？（舉茶近洪之脣。）

洪：（略呷）很好，王爺飲的茶真真是如同甘露。

增：這裡面是放得有鹽的咧，王大人，你也請嘗嘗看。（亦奉茶近王脣。）

王：啊，真是甘露。鹽的味道也就和白糖一樣了。

增：喔？我倒第一次聽見人這樣說。

王：那裡？凡百的甜，離不得一點兒鹽，你們就不知道嗎？

增：哦，不錯，不錯，王大人說得一點兒也不錯，我也是來做一點兒鹽的哩。王大人，你府上有

太太，是不是？

洪：（含糊其辭）唔，唉，哎……

增：是，有吧，唔？可我不管，你就有我也不管。攝政王叫我來服侍你，我就要給你的影子兒一

樣，我是白日黑晚都不會離開你的。

洪：那很好，很好。

增：我們聽說洪大人是大學士，詩做的滿好，王大人呢，你是在做巡撫，想來你也會做詩罷？

王：詩？我會做詩？哼，我倒會做蘿藤絲啦！我是一名老粗，倒吊起來也滴不出半珠墨水。

增：那我更加喜歡啦。你的心一點也不黑，是不是？你是關雲長赤心赤胆；你就像一條紅蘿藤一樣，是不是？我真喜歡你哩，我要把你吃進肚子裡去！（故意嚙其肩背）。

王：（欲作聲，但忽生警覺）……

▲階右有人步武聲，增榮急離身侍側，恢復其莊重之常態。

▲巴山借王差官上，差官手執皮鞭一條。洪王二人急起身迎接。

巴：（上階）哎，事情太不湊巧！據王差官的報告，謝堯文那家伙在牢裡死掉了。還有一位又發了瘋。

洪：發了瘋？是那一位？

差：（在階下）是崑山的顧咸正。

洪：是那有兩個兒子窩藏陳子龍的嗎？

差：就是他了。

巴：就是那位老頭兒了。前天我把他們父子二人提出來審問過，我要他們投降，投降了便可以免

死，或者兒子投降了便不殺父親，父親投降了便不殺兒子，結果他們都不肯投降，那老頭兒還破口大罵，惹得我生了氣，我便先把那一對兒子殺了。誰料到那樣倔強的老頭兒竟至發了瘋了。

洪：（向差官）他瘋的情形是怎麼樣？

差：整天價只是喊，可是只喊簡單的兩句。

洪：兩句什麼？

差：（躊躇）唉，小人不便說得。

巴：（接過去）他在喊着，「殺！殺！殺盡東方的夷狄！殺！殺！殺盡賣國的漢奸！」此刻在外邊也老是那樣的喊着。

洪：那瘋子也提到了嗎？

差：提到了。另外還有一位劉進士和王秀才。

洪：好，那就準備站堂。瘋子可以不必審問，先提劉進士上堂。

差：是。（鞠躬下。）

巴：現在就請洪大人陞座吧。

洪：我覺得還是請軍門主審可方便一點。

巴：不，那可不妥當，攝政王已經指示過，是要大人主審，王撫台和本職陪審的。

洪：那就只好忝居首位了。（回顧增榮：欲有所言。）

增：（見機）巴大人，我想站在這兒看，是不妨事的嗎？

巴：那可不大方便。

增：好，那我就下去了。（由左後門下。）

▲階右有吆喝聲，皂役二人着紅帽皂衣，手持竹板杖，由右手出場，向三大人請安後，

上階分立案前兩旁。

▲洪前進陞座，王立案前右隅，巴立案後左隅。王差官入，屈一膝半跪。

差：報！逆犯劉進士提到！

洪：把他提上來！

▲王差官退，擁一老年人入，兩手上銬，無冠，露鬢，仍着明代服裝。人雖憔悴，但處

度安詳。被擁上階，至案前，立而不跪。

洪：你不是劉公且先生嗎？

劉：是，我是劉曙，劉公且。

洪：我們從前在燕京有過一段時期過從甚密，我們一同反對過宦官和流寇，你該還記得吧？

劉：記得，我沒有忘記。

洪：劉先生，你覺得怎麼樣？明朝的江山社稷是亡於宦官和流寇，也就是說是在於朝廷的政治腐敗，你感覺得這是公平的判斷嗎？

劉：差不多。

洪：那嗎是明朝有負於天下人，並不是天下人有負於明朝了，是不是？

劉：也差不多。

洪：大清入關，替明朝掃除了宦官，剪滅了流寇，政治煥然一新，一切都寬仁厚大，與民更始，

你感覺得我這話不會是阿諛吧？

劉：是，在你並不算阿諛。我也感覺齊滿清是寬仁厚大啦。

洪：那你爲什麼還要反抗本朝？

劉：就因他過於寬仁厚大了。你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陰松江，到處屠城剖赤，然而還是沒有把老百姓殺光，這豈不真是寬仁厚大嗎？

洪：唉，劉先生；你不能够只看見皮面上的臨時發生的不幸。在于戈披攘的時候是難免有些反常的事態的。

劉：是的是的，而且滿清還留下了黃道周，金正希，這幾位反抗外夷的老先生沒有殺，而誰給你這一位中國人來把他們殺了，實在也是寬仁厚大呀。

洪：劉先生，你可要明白，黃道周，金正希那幾位老先生，我殺他們其實也是成全他們的。他們要做先朝的忠臣，當然也不惜一死。

劉：是，這也正是你的寬仁厚大吧。請你也成全我，我沒有什麼可以再說的了。

洪：不過，我還須得問你幾件事體。

劉：也好，凡是我能解答的，大概總不會不答覆你。

洪：你和謝堯不是同黨，你不會否認吧？

劉：我絲毫也不想否認。他雖然已經被你們拷打死了，在我是死無對證，我也絲毫也不想否認。

洪：那嗎，還請憑文身上搜出來の上魯王的表文是什麼人執的筆，是什麼人承頭，你可以告訴

我嗎？

劉：我不是早就對你們那一位說過嗎？那是我劉曙執的筆，是我劉曙承的頭。

洪：劉先生，不會的吧？這是四體的駢文，是一位年青人的筆調，不像你這樣已經脫了火氣的人的口氣。

劉：不，你不要以為我年紀不輕，我的火氣不大。自從瀟漓入主中原，用夷變夏，我是完全睜開了眼睛，從新成了一個人。

洪：劉老先生，你說話要多多考慮一下。

劉：沒有什麼，我是考慮得很純熟。我是早就把生死置諸度外的了。

洪：哪嗎，很好，我還是希望你多多考慮。朝廷是寬仁厚大的，你是願做文天祥還是張弘範，並

不加以絲毫的勉強。好的，你們把劉進士帶下去，照常的優待吧。

差：是。（將擁劉瞎下。）

洪：接着提審王秀才。

差：是。（擁劉曙下。）

洪：（向巴山）這位劉進士，雖然態度相當倔強，不過似乎很有商量的餘地，因此我主張照常的優待他。軍門，你的意思覺得怎樣？

巴：本職的愚見也正和大人相符。

洪：中國的讀書人是「可殺而不可辱」的……

▲王差官復入。

差：（屈一膝半跪）報，王秀才到案。

洪：提上來。

▲王差官退，擁一少年入，年僅二十之譜。兩手亦上銬，全身道裝打扮。入場後即異常嚴肅，被擁上階，至案前，初亦不跪。

洪：（態度嚴峻，用戒方拍案）你這個蠢才，跪下去！

▲少年兩脚一軟，立即跪地，面無人色。

洪：你叫王去病嗎？

病：不，小道名王赫。

洪：（又一聲驚堂）胡說，本龍堂調查得很清楚，王去病就是王赫，王赫就是王去病，你不要以爲改了一個名字就可以混過。

病：請大人饒恕。

洪：你多大年紀？

病：二十歲。

洪：你是秀才嗎？

病：是，小道是十六歲進過學的。

洪：你什麼時候成了道士？

病：是去年在神山細林仙館入的道。

洪：（又一聲驚堂）胡說！本部堂早就派人到神山去查明，根本沒有渡引過你這樣的一名道士！

病：請大人饒恕。

洪：你是秀才，你能够寫字嗎？

病：能够的。

洪：（向王國寶）那嗎把手鐐暫時給他解掉，拿紙筆給他，讓他寫出「項王入關，五星聚於東井」這幾個字來看看。

王：是。（將案上紙筆取出，交於王差官，由王差官解去手鐐之後，再交與去病。）

病：（一面寫一面唸）『漢王入關，五星聚于東井。』（寫畢交與王差官，由王差官呈遞王國寶，再呈于洪。）

洪：（將所寫字跡與案上文件比照一會）你爲什麼要假裝道士？你說！

病：（吃格）大人，生員，生員因爲——捨不得我的頭髮。

洪：捨不得你的頭髮？

病：大人，生員是讀過聖賢書的人，聖人教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所以生員實在是捨不得我的頭髮呵。

洪：但你却有胆量，捨得你的腦袋子！

病：大人，我實在沒有那樣的胆量。

洪：哼，你沒有那樣的胆量，那你怎麼胆敢和浙江的偽朝廷暗通消息。

病：大人，沒有的事，沒有的事。

洪：沒有的事。這江左遺民四十七人聯名的上魯王表上怎麼會有你的名字？

病：大人那是冤枉呵，我是絲毫也不知道呵。

洪：有你自己名字，你都還不知道？

病：不知道呵，大人，那一定是別別人假託來陷害我的。

洪：（一聲驚堂）胡說！這「王去病」三個字，分明是你的筆跡，你怎得胡賴！

病：怕是偶然相同呵，大人，摩倣筆跡也是很容易的呵。

洪：打！動大刑！

▲王差官及皂役二人將去病拖起，向外拖動。

病：（喊叫不停）大人，大人，你饒恕我的活命吧！我從實招認好了，請你饒我的活命吧。

洪：好，把他拉轉來！

▲王差官等復將去病拉還原位跪地。

病：（連連叩頭）大人，請你饒我活命罷，一切的詳情我都知道，請你讓我悔過自新吧。

洪：好，只要你真能够悔過自新，本部堂是可以饒你的活命的。你現在可捨得你的頭髮了嗎？

病：捨得了，捨得了，就剃成和尚我都捨得了。

洪：那本部堂就要把你剃度成和尚。（向差）把他拉下去，剃成和尚！

病：剃成和尚？大人，我是讀書人呀！『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剃成半個和尚吧，就給大人一

一樣，剃成半個和尚罷。

洪：胡說！掌嘴！

▲役一人披其左頰。

病：大人，你開恩呀！

洪：把他拉下去，火速剃掉！剃成和尚！

差：是。（與烏役二人同擁王下階。）

病：噯呀，真正侮辱斯文呀，侮辱斯文呀？……（四人同下。）

洪：（向巴山）巴大人，我們休息一會兒好吧？

巴：很好很好。

◎ ▲三人均離位，向右手走去。

洪：（自鳴得意地）剛才那個王秀才，我看是可以利用的。多爾袞王爺剛才吩咐過：『要把人裝扮成出家人的模樣去做暗探』啦。

巴：對，洪大人真是精明。

王：不過不剃頭，就讓他扮道士，不是一樣嗎？

巴：王大人的想法也很簡便，不過剃成和尚要來得更乾脆一點。

王：是是是。

巴：好在謝曉文這件案子外邊還沒有傳出風聲，同案的人都不知道他已經落了馬。把這王去病拿去，去做個引鳥兒，真是萬無一失的事。

洪：這場公案，恐怕還要仰仗巴大人親自出馬了。

巴：不，我這一向還忙不過來。我看就請王撫台王大人親自出馬吧，雖然對於王大人不免是大才

小用。

王：下走的才具是有限得很，恐怕担任不下。

洪：據我看來，王撫台的才具並不算小，這一場的案子却也不能不說是大。攝政王剛才已經說得明白：『江南的士大夫是中國讀書人的領袖，如不全部歸順，便叫他們全部滅亡。』我們總得鄭重其事。

巴：對。那嗎讓王撫台王大人出馬，正是大才大用了，啊哈哈哈哈哈……

▲巴王二人亦同聲發笑。

▲王差官及皂役擁已成禿頭之王去病人場，去病哭喪其面。

差：（在堂下）報，王去病已經剃成了和尚，帶上來了。

洪：你們就讓他站在那兒，聽候我的發落。

差：是。

洪：（向病，態度緩和）你現在可知道本部堂的用意了嗎？

病：（哭聲）大人的用意，生員實在是莫測高深呵。

洪：但你還在自稱『生員』，那就是本部堂的用意了。你要知道，你雖然成了和尚，本部堂還是要讓你做秀才的。

病：（帶喜意）大人，那怎麼成呢？

洪：怎麼不成？和尚了和尚，秀才了秀才，頭髮剃了隨時都可以長起來的啦，五六年就是一條長辮子。

病：大人，你是那樣的開恩嗎？

洪：朝廷是寬仁厚大的，將來的功名富貴是不會少你的。不過你還須得做些事體來將功贖罪。

病：只要大人有用生員的地方，生員一定要出我的死力。

洪：那嗎，我且問你，你們這通上魯王表是什麼人主謀，是什麼人主筆？

病：主謀的是青浦的進士陳子龍，主筆的是他的學生松江夏完淳。

洪：陳子龍是已經死了的。夏完淳可就是那位做「大哀賦」的雲間才子嗎？

病：就是他。他是夏允彝的兒子，論起來我們還有些瓜葛，我們還是表兄弟。

洪：那嗎關於他的動靜你是很知道了？

病：是，我很知道。

洪：他在前做過些什麼事體？

病：他是屢犯中原的人啦。前年松江沈猶龍叛變就是夏允彝陳子龍夏完淳他們父子師弟三人的主謀。叛變失敗，夏允彝跳水死了。去年吳日生在太湖造反，又是陳子龍和夏完淳他們師弟兩人出的主意。吳日生在嘉興落了馬。他們今年又去運動松江總兵吳勝兆叛變，吳勝兆也失敗了。陳子龍被捕，跳水死了之後，現在就只剩下夏完淳一個人了。

洪：他不是說僅僅十七歲嗎？

病：是只有十七歲。可是人小心不小，他手能寫，口能說，年紀又輕，江南的士大夫就是錢謙益先生對於他都是五體投地的。錢謙益先生的詩集裡面有一首詩稱讚他，叫着「贈夏童子端哥」

洪：端哥？

病：那就是夏完淳的乳名了。就因他年紀小，所以他屢犯中原，官家都不大注意，他都得以優遊法外。也就因為他年紀小，人人都感受着脅迫，覺得他都能够那樣，也就只好跟着那樣。現

在夏完淳夏端哥事實上是江南的領袖。

洪：唔，你說的這番話很有用處。我以前也看過他的「大哀賦」，我還疑心是假托，十六七歲的孩子怎麼做得出那樣的東西？現在據你說來，倒的確是一個怪物了，他家裡的情形怎樣？

病：他已經沒有家，爲了造反，把家財都蕩盡了。

洪：除他而外就沒有什麼人了嗎？

病：還有一些女眷哩。夏完淳是庶出的，他是一個孤兒。他的嫡母便是我的違房的姨母，只生了一個女兒，名叫夏淑吉，嫁給嘉定的侯家，十年前便守了寡。侯氏父子因爲主持嘉定的叛變，滿門破滅，現在夏淑吉是回到了松江華亭，和她母親同住，母女都削髮爲尼了。夏完淳的親生的母親陸氏，帶着一個小女兒回了嘉興的娘家。夏完淳在三年前結了婚，已經有一個女兒，他的夫人錢秦篆，帶着那個女兒也回了嘉善的娘家。

洪：夏完淳自己常住在什麼地方？

病：他的行蹤不常，他最近跑到湖濱去了，想手聯縈流寇，不知道已避開來了沒有。妻是回來了，不是在他魏城家裡，他是在蘇州他老丈人錢秦篆家裡。

洪：錢彥林？是這上魯王表上有名的錢某嗎？

病：就是他了，他是……

洪：好了，你可不用再往下說了。我決定重用你。詳細的情形回頭會由這位（指國寶）王撫台王大人當面給你指示。總之，你須得暫時做一個和尚，所有一切和尚的章法你要完全學到。

病：是，生員一定要努力學習。

洪：今後就由王大人把你帶到各處去密查暗訪，務必要把在案的人通通拿到，不准遺漏一個。

病：是，生員一定要盡心竭力。

洪：你須要知道，朝廷是寬仁厚大的，就給待你的一樣，也並不就要他們的性命。只要他們識破迷津，那便回頭是岸。朝廷對於他們的功名富貴是不會缺少的。

病：是，生員知道。

洪：總之，你盡心盡力的做去吧，只要你把這案子辦穿，你的功名富貴，本部堂也絕對担保。

病：是，感戴大人的恩德。

洪：（向差官）好，你帶他下去！

洪：是。（將擁王下）

病：（不覺向堂上合掌）阿彌陀佛！

▲堂上人大笑。

——幕急下——

第二幕 松江曹溪夏淑吉之家

第一場

經堂之一部分。(僅用舞台前部。)

右半壁上有一大圓窗，窗上有幔。窗下有坐椅數事。

左半垂幕帷，帷後有木魚及女子二人誦法華經之聲。

六月中旬之夜，室內有燈燭之光。

幕開，王去病一人，僧服，在窗下徘徊，頗有籌思之態。時而揭開窗帷向外觀望，窗外有花園，一片月光如晝。俄聞右有人行動及談話之聲，忽生警惕，急向左手匿去。

聲一：經堂那邊要僻靜些啦，九泉

聲二：好的，我也該得去向師母候候安的。

▲夏完淳與杜九臬二人由左手登場。夏時年十七，着道家裝束，面貌風度均甚老成，蓋以家仇國難有以迫之使然。杜年二十以往，已剃髮蓄辮，作商人模樣。

二人行至窗下就座。

夏：你來得真是好，我正有事情拜託你。

杜：你是什麼時候從湖南回來的啦，端哥？

夏：前天才到囉。

杜：怎麼這樣快呢？

夏：我只跑到九江就轉來了。

杜：怎麼的呢？

夏：我跑到九江，就聽說李白成已經在九宮山被人暗殺了。

杜：哦；什麼人幹的？

夏：據說是老百姓，但據我看來一定是漢奸。本來也打算進四川去，但又聽說張獻忠在那兒依然在亂殺人。

杜：這真應到你「大哀賦」裏面的兩句話哩。

夏：唔？

杜：「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而蜀國無絃」。

夏：你比我還記得清楚。

杜：你現在打算怎麼樣呢？

夏：我決心到南澳去投魯王以海，同時也想去遊說台灣的鄭成功和舟山的黃斌卿。

杜：那你要快才行啦。現在讓我告訴你吧，據我所得到的消息，蘇州的劉公旦和崑山的顧咸正，他們兩位老先生都失蹤了。

夏：（吃驚）是什麼時候的事？

杜：才不久啦。我還聽說王國寶那個寶貝巡撫現在正帶着人在四處密查，說不定他們對於你已經在開始注意了。

夏：那嗎這樣吧，我求你到各處去通知我們的朋友，希望他們早作準備。有願意到南方去的，在十五天之內通趕到這兒來，我們陸續出發。

杜：叫他們各自動身走，不是更好嗎？

夏：不過他們很多都沒有出過遠門，而且到南方的關係也只有先到我這兒來才弄得清楚。

杜：那也好吧。總之，你要十分謹慎才行，你回來的消息千萬不能讓外邊知道！

夏：我是很謹慎的，我姐姐這里什麼男女工都沒有用。

杜：你剛才不是說王去病在你這兒嗎？

夏：是囉，他近來似乎更有決心，簡直剃成和尚了。

杜：（頗出意外）哦，那倒沒有料到。

▲此時王去病若無其事的由右手走出。二人小小詫異，起立。

病：（故作驚態）哦，杜九臬，你什麼時候到的？

杜：我才到。

病：你到松江來有什麼貴幹啦？

杜：我是來買布的，已經都買好了，裝上了船，還想趁着好月色，趕着開船呢。我順便來看看端

哥，沒想出他公然在家。

病：我的運氣也很好，我昨天來，他前天到。

杜：你近來打算怎樣啦，去病？

病：我打算到南邊去，決心把頭都剃了，但我現在又有點後悔了。

杜：怎麼的？

病：我聽說南京方面近來對於馬家人盤查得很嚴啦。我真是後悔，早知道的話我就會像那樣半一

和尚就好了。

杜：你老兄也謹慎一點好吧，要到南邊，就得趁早。

病：總之我是追隨端哥的，端哥走那兒我就走那兒。

杜：好得很，好得很。可是我現在要走了。端哥，你不好送我一節路？好在是晚上。

夏：可以的，我一定送你。我們在月下也可以談談心。

杜：那很好，去病，怎麼樣？

病：對不住，我卻是有點小事情，不好奉陪的。

杜：我們就再見吧。

病：再見，再見。

▲夏引杜入經堂幔內。經堂中誦經之聲一時中止。幔內開對話聲。

聲：九臬，你怎麼就要走哇？

杜：師母，我要趕夜路，伙計們在等着開船的。

聲：我還打算把經唸完了，來同你談談的。

杜：下一次我再來看師母。

聲：很好，那你請保重保重。

杜：多謝師母，再見。

聲：再見。

▲二人繞行至窗外，隔窗與去病作招呼。

杜：去病，對不住，到南邊去的事，希望趁早。

病：多謝你，我一定得趁早幹的！

杜：好的，我們再見。

病：再見。

▲二人下。

▲經堂中誦經之聲復起。

▲去病仍在窗下徘徊，恢復其籌思之態。盛續貞持畫一捲，由左手掬攸入場。盛年二十，乃嘉定侯嗣曾之少子侯智舍之未婚妻。智舍亡命，死於黥隱，盛爲之守節，故亦來依淑吉。此人爽性活潑，尙充分保存其少女性。

盛：（見病略凝一忽）端哥不在這兒嗎？

病：不在啦，你找他有什麼事啦，藉貞？

盛：我們畫了一張畫，要請他題。

病：畫得怎麼樣？先拿給我看看吧。

盛：（將畫展開）這是再生姐畫的楊柳，我替她添上了杜鵑。

病：真是清麗得很啦。好不好讓我也來題幾個字？

盛：你？我看你回頭向再生姐說吧，我不知道。

▲捲畫，仍倏忽走向左側，將下。

病：蘊貞，你不坐坐，我們好談談嗎？

盛：對你不住，再生姐還有幾幅畫，我還須得替她添筆。（走下。）

▲去病不勝惆悵，復時表悵悵之意。移時幕內誦經之聲停止，去病行至幕前向內呼喚。

病：姨媽，你的經誦完了罷？

聲：（在幕內）誦完了。

病：我有點事情，請你老人家出來商量一下。

你：等一下，我收拾停當就來。

▲有聞盛太夫人，夏完淳之嫡母，年五十餘，因飽經憂患，甚顯衰老，已削髮爲尼，手

執唸珠，被姚再生扶持，由幕內走出。姚乃侯峒曾之媳，侯玄演之妻，與夏完淳之姐

夏淑吉爲叔伯妯娌，年近三十。侯氏父子於嘉定死難後，與夏淑吉相依爲命，並削髮

爲尼，拜淑吉爲師。此人工詩善畫，信佛甚篤，故與盛太夫人相處甚得。

母：你有什麼要緊的事情嗎，去病？

病：（頗躊躇）沒有什麼，只是一點小小的事情，不過我很想和姨母一個人談談。

母：連侯三嫂再生表姐你都要迴避嗎？

病：唉？嚇嚇——

▲姚扶母坐窗下一靠椅上。

姚：親媽，這樣吧，我先去收拾床舖，回頭我再來接你。

母：那也很好。不過，再生，你去看看你端哥表弟他們是在什麼地方，你不妨去找他們談談。

回頭我自己是會過去的。

姚：好的，那我就先去了。

母：好的。

姚：去病老表，明天再見啦。

病：明天再見。

▲姚再生向左側下。

母：你到底有什麼事體？

病：唉，就是關於婚姻的事體囉。

母：你已經做了和尚，怎麼又提到婚姻的事體上來了？

病：姨媽，你怎麼把事情看得那麼認真？方今的志士仁人差不多都做了和尚囉，不過借這來掩蓋掩蓋，以免鞭子們注意罷了。

母：哦，你也是那樣有志氣的？

病：我怎麼不是呢，姨媽？你忘記了嗎？從前姨爹在的時候，不是很得意我，說我是王猛第二，我的才幹在端哥表弟之上嗎？

母：是，你有才幹，不過人家都說你胆小如鼠，因為害怕，所以才做了和尚囉。

病：我胆小？我害怕？我害怕什麼？我要是害怕，我倒要學杜九臬去做半個和尚去了。

母：好，這些話你不要在這兒講！你不要嫌你的命長！

病：那嗎，我就不講。不過我說到婚姻上的事情來總可以的吧？

母：你何不回去同你的母親說呢？

病：不，我想同她結婚的人就在姨媽這兒。

母：在我這兒？

病：是呀，是在姨媽這兒。

母：你說的是誰？

病：姨媽，你應該早知道的。

母：你這些事情我怎麼會知道？

病：姨媽，我是喜歡盛蘊貞表妹。

母：喜歡又怎麼樣呢？

病：我就是想同她結婚。

母：那怎麼行？人家是侯六公子的聘妻，六公子智含在靈隱病死了，她是決心替他守節的。

病：門都沒有過，就要守節，這是不合乎聖經賢傳的。

母：不管你什麼聖經賢傳，人家要守節，干你什麼事？

病：就是干我的事呀，姨媽，盛蘊貞如果不嫁給我，我怕會當和尚一輩子的！

母：你這人真是古怪，人家要守節，你有什么辦法？

病：姨媽，她到底要替誰守節？你知道嗎？

母：我已經給你說過，人家是侯六公子智舍的聘妻，智舍死了，她要替智舍守節呀，你沒有聽見嗎？

病：哼，她那里是替智舍守節呀？

母：怎麼不是？智舍死了，她很傷心，前一向還做過一篇「懷湘賦」來追悼他，你又不是不知道的。

病：哼，可就是她那篇「懷湘賦」便把她的心事露穿了。

母：怎麼說？

病：她是在懷瀟湘，不是在懷靈隱，她是在懷夏完淳，不是在懷侯智舍！

母：你簡直胡說八道！

病：我並沒有胡說八道啊，蘊貞寫「懷湘賦」的時候，端哥跑到洞庭湖一帶去了，蘊貞是關心着

他的。

母：你真是胡說！我不愛聽你的！（將起身欲行。）

病：（按抑之）姨媽，你忍耐一下吧，你聽我說。你想，蘊貞和侯智舍都已經二十歲了，智舍在生的時候，屢次提到結婚的事上來，她都不肯，以致失掉婚期，弄得智舍也亡命死了，這是什麼意思？

母：智舍的父親過世還不上一年啦，他們怎麼結婚？你真糊塗！

病：但是智舍死了也還不上一年，蘊貞又並不覺得怎麼悲哀。這兩天我到姨媽這兒來，看見她和端哥處得多麼親熱，整天價歡天喜地的作畫吟詩，這又是什麼意思？

母：還有什麼？年青人總是應該高興一下的啦。端哥連年都在外邊漂泊，好容易回來了，但他不兩天又要到南方去的，他們要暫時高興一下，你怎麼能够怪他們？何況端哥是有妻室的人。

病：對了，姨媽，就是因為端哥已經有錢秦象表妹做他的夫人，所以我才說盛蘊貞要爲他守貞啦。

母：你這真是胡說八道，我不愛聽你的。（又起身欲行。）

病：（仍牽止之）姨媽，請你不要着急啦。

母：你到底要叫我做什麼呢？

病：我要請姨媽幫我的忙？

母：幫你什麼忙？

病：幫我勸勸蘊貞，要她嫁給我。

母：哦，你真是異想天開。這怎麼辦得到？

病：（着急地）這樣對於我有好處，對於端哥有好處，對於蘊貞也有好處啦。

母：就好到盡頭也沒有方法辦到！

病：（頗焦急）我還有好多話在肚子裡說不出來，我有說不出來的苦啦。我並不想害端哥——

母：（詫異）唔？你這是什麼話？

病：我並不想害他。不過假使蘊貞表妹不肯嫁給我，那是會弄得一踏糊塗的。

母：哼，你簡直是糊塗！我不知道你說的什麼話。你那樣想人家嫁給你，你就親自去向她說

好了。我管不了你這樣的閒事。（將手拂開，各自向左側走去。）

病：好，姨媽，是你允許了我，親自向她說的嗎？

母：（回頭）你要說，隨你的便，那要我允許不允許呢？

△此時夏淑吉由左側入場。淑吉時年三十有二，亦已削髮爲尼，但人頗福態，全家事務

均由其操持，雖信佛並不泥佛。

淑：媽，話談完了嗎？（前進扶其母。）

母：淑吉，你說，去病這個人真是有點糊塗，他在這兒說了好一大片的瘋話。

淑：我聽再生說，去病老表在這兒和媽談話，是談的佛典嗎？

母：哼，他真是異想天開。他做了和尚還想結婚呢！

淑：哦，那才是風流佛啦。已經找着了觀音菩薩？

病：淑吉表姐，請你不要取笑啦。

母：哼，他想要盛蘊貞嫁給他，又說盛蘊貞不是在替侯智含守節，是在替端哥守節，真是胡說八

道。我不愛同他胡纏了。（由左側下。）

淑：哈哈，去病表弟，這單相思真够害呀！（將隨母下。）

病：（留止之）淑吉表姐，我希望你停一下。

淑：（止步）好的你還有什麼話要說嗎？

病：淑吉表姐，我相信你是能够了解我的。

淑：我能够了解，而且我也相信你很有希望。

病：怎麼呢？我很有希望？

淑：智舍是死了，端哥小弟是結了婚的人，像你這樣一表堂堂的大和尚，誰個不高興你呢？

病：表姐，你老是愛開玩笑。你不知道我很着急，我的處境現在很危險——

淑：怎麼呢？你該不會失戀自殺吧？

病：我實在有話不好對人言。但我的心還沒有死，我還是想做一個好人。我想，假如蘊貞肯嫁給我，她就算救了我，也救了端哥。

淑：救了你大概是實在的，怎麼又救到端哥小弟名下去了呢？

病：淑吉姐，你不知道呀，我實在是苦說不出。（作欲泣神情）我所處的境遇實在萬分險惡，但我並沒有死心，我還是想做一個好人。只要蘊貞肯嫁給我，我決心帶着她，和端哥一道。

到南方去投魯王以海。

淑：何必一定要她嫁給你，你才到南方去呢？

病：你不知道呀，我離開了她，恐怕就活不下去，而且我還怕她早晚會當尼姑。

淑：你都當了和尚，那不就更好？

病：（着急）表姐，你怎麼的呀？你肯不肯幫我忙呀？

淑：怎麼幫法呢？

病：幫我勸勸蘊貞吧，要她嫁給我。這樣是打救了他，也打救了端哥。

淑：你這話裡面的意思，好像你對於端哥很不大了解。端哥是有家室的人，他連年奔走國事，連自己的妻室都無法照顧，那有閒工夫來鬧這些兒女私情。蘊貞呢，她喜歡端哥是實在的，但你不好隨便誣枉人家有什麼意思。

病：我沒有誣枉她呵；表姐，你救救我啦！

母：（復折返）淑吉，他不要和他胡纏了！他簡直鬧得不成話！

淑：是。（向病）去病老表，對你不住。我看你還是把心放平靜些，出家人最好不要胡思亂想。

（扶母同下。）

▲去病一人獨留，甚為苦悶，此人雖曾一度將自身出賣，但尚未死心，仍想乘機脫逃，免除危險。因而對於出賣夏完淳一事，亦尚在躊躇。又因愛慾盤鬱於胸中，正作最後之

交戰。

▲有間，窗外有吟詩之聲，

「自拜南州使，清光幾度看。

滄洲天際遠，芳草月中寒。

屬國思歸漢，嫫姚擬築壇。

不知江上雁，何日到長安？」

在吟詩聲中，去病突生警覺，驟步至窗下，揭帷，向外眺望。

▲窗外月光洒地，有花木涼亭顯露。

▲暗場。

第二場：

前景於暗中揭去，換成一片園景，園中橫表不出曾經烽火之痕，折不頹垣，觸目皆是，但於摧殘之中亦須有整飾之意。

左手有月台，有曲折欄干圍繞，通往宅。較園地高出數段。

右手草亭一座，亭口正向，額題「歲寒亭」三字。柱上有聯。

「天下幾人能隱逸」

漢家九鼎半漁樵」

下款爲「九峯遺黎題。」——九峯遺黎爲吳騏別號，亦松江華亭人，乃夏允彝與陳之龍之弟子。明亡，絕意進取，困頓不一，隆冬恆御單衣，志不少衰。聯語取自其「寄懷金石」一詩之頸聯

亭中有石製桌椅諸事。

明月一輪懸於空際。

夏完淳一人立亭中背手望月，手中執抄本一捲，口中仍不斷吟哦。此時正懷念謝堯文之行蹤，因而南明的命運，己身的出處，都不免在心中往來。但以新詩初成，心境轉覺恬淡。由亭中徘徊而下。

▲侯武功、夏完淳之甥，年僅十一歲。人極聰明，有神童之譽，不亞於夏完淳。此時自左手月台跑下。

侯：舅舅，杜九臬世伯已經走了嗎？

夏：已經走了。

侯：舅舅，你是不是又做了什麼送行的詩？

夏：不，詩是做了一首，可不是送行的。

侯：請你拿給我看看吧。

夏：（將手中抄本與之）好的，你看啦。

侯：（展視）『對月憶南行者』。

▲此時姚再生與盛蘊貞出現于月台。盛手中仍執畫捲。

侯：（望見二人）啊，再生三孀，蘊貞六孀，你們也來了。（向月台跑去）六孀，你們看，舅舅

又做了一首詩。

盛：（先將抄本接過去）『對月憶南行者』——

姚：（就視，並與盛同聲唸出）『自拜南州使，清光幾度看』——是說的由魯玉那裡派來的人吧。

盛：（繼續唸）『滄洲天際遠，芳草月中寒』——啊，好詩好詩。這上句一定指的是南澳，是說魯王以海現刻所在的海島遠在天邊。

姚：下旬是自己比自己了。

盛：對的，美人芳草啦。芳草是比賢臣的。（又唸下去）『屬國思歸漢，嫫媧擬築壇』——

侯：屬國一定是典屬國蘇武，舅舅是要到南方去的啦。

盛：可不是？

侯：嫫媧一定是霍去病，舅舅又想到北方去打韃子了。

盛：『不知江上雁，何日到長安』——這所指的一定是謝堯文先生，這『江上雁』一定指的是他。

姚：『長安』又是指的南澳了。

盛：這詩的情調很好。

姚：真是纏綿悱惻，一往情深。

侯：（接稿本過手）我拿去給我媽看。（持稿本下。）

夏：你們不要老是那樣的褒獎奉承吧。

▲月台上二人向園地走下。

盛：我還嫌我褒獎奉承得不够呢。

夏：你們老是那樣說，就好像完全待成外人一樣了。其實我自己是不够得很，一來我沒有屈原杜甫那樣磅礴嶽嶽的氣概，二來我又沒有曹植庾信那樣清新俊逸的才思。我自己實在是很慚愧的。

姚：比不上屈原杜甫，或許是真；比不上曹子健和庾子山那却未免太客氣了。

盛：庾子山的東西我就不喜歡，他的「哀江南賦」就趕不上你的「大哀賦」。

夏：那裡，我的「大哀賦」完全是摹倣「哀江南」的。

盛：你那是脫骨換胎。

姚：實在「大哀賦」要好些：我每讀一遍，總不知道要流多少眼淚，「哀江南」絲毫也不哀，作

者似如在隔岸觀火。

盛：他原是在隔岸觀火呀。庾子山本是南朝的人，而且還帶過重兵，跑到北朝去做了官，回頭來

就痛罵南朝的腐敗，以顯得自己清高。真是『堪笑士衡歸洛後，何顏更作歸亡文』啦。

夏：不過你們也聽見過這樣的詩吧。『不引單于來入塞，李陵猶是漢忠臣？』庾子山雖然被留在北朝，但他並沒有怎麼爲害於南朝。像方今的洪承疇那一羣賣國的奸賊，那才是真真正正該萬死的東西啦。

盛：你說他！那自然是連狗都不如！

夏：最可恨的是他深受國恩，還是所謂熟讀聖賢書的人。譬如在洪承疇投降了韃子的消息還沒有傳播出來的時候，大家都以爲他一定是戰死了。崇禎皇帝還御祭過他，還在京城給他建立祠堂，誰知道他才成了敵人的嚮導，引了敵人來屠殺自己的同胞呢？

盛：這種人真是太無恥了，但願你們要謝堯文帶到南方去的條陳，要是被魯王採納了，那就好啦。

夏：不過謝堯文已經去了三個月，到現在都還沒有消息回來，我很在替他擔心呢。

盛：不會遇着風浪吧？

夏：那也難說，不過船家是很謹慎的，海上的危險倒比較少些。我所担心的倒是陸上的危險啦。

（各自徘徊起來。）

姚：（向盛）可是王去病表兄前天才來，他不是說外邊是風平浪靜的嗎？

盛：他的話恐怕也不過說來安安我們的心罷，要是風平浪靜的話，爲什麼他要剃成和尚？

姚：怕他真是看破了紅塵啦。

盛：（笑謔）哼，不錯，不錯，我保證他一定要去上翠屏山。

▲餘人均笑出。

夏：你們在背地裡談別人的壞話。

盛：我就當他的面也要談的，像他那樣一雙色眼，就給蛇一樣的人，我才不相信他會看破紅塵。

姚：不過他總是好人。

盛：也難說，我是感覺着他胆小如鼠，心粗如牛，只圖虛名，不講實際，這種人很危險。

姚：不要那樣過分吧。譬如這兩年來我們侯夏兩家的長輩相繼死難之後，以前的那些朋友誰還來

接近我們？

盛：像杜九皋不是時常來的？

姚：除他而外，來的頻繁的不就要數去病老表嗎？

盛：我才不希罕他呢！誰知道他來爲的是什麼？翻手爲雲覆手雨的朋友，多一個不如少一個。

姚：我看，他是很佩服你的啦。昨天他還對我說過，你的畫也好，詩也好。

盛：哼，你還不知道，他真是自命不凡，他剛才還想替我們題這幅畫呢。

夏：（止步）你們又畫了什麼畫？

盛：（將畫展示）喏，端哥，你看，這是再生姐畫的楊柳，我剛才替她添上了杜鵑，正想求你題

首詩在上邊啦。

夏：好的，回頭題吧。我昨天夜裡在枕上還做了一首『尋芳草』，和你們這畫意恰相合式。

盛：請你唸出來聽聽吧。

夏：不被你們這畫提起，我差不多都忘了。你讓我回想一下吧。（想了一忽）好的，還記得。

盛：你唸啦，請你快些唸。

夏：『幾陣杜鵑啼，卻在那杏花深處。小禽兒，喚得人歸去，喚不得愁歸去。離別又春深，最

恨也多情飛絮。恨柳絲，繫得離愁住，繫不得離人住。』

盛：真是好，就用這首詞來題這幅畫，也真是恰當得很，恐怕就是你現在立刻做出來的吧？

夏：我倒還沒有那樣敏捷。

盛：你向來是下筆很快的人啦。

夏：不過這首確實是在昨天夜裡做的，你們不提起，我倒真正忘記了呢。

▲淑吉由月台走出。

淑：哦，你們真高興。

盛：淑吉姐，請你快來，我們要請端哥給我們題畫啦。

淑：端哥小弟，你一回到我們家裡來，家裡就好像活了一樣哇。題什麼畫啦？

夏：再生姐和蘊貞姐畫的楊柳杜鵑。

淑：（接畫審視）你們這樣的畫也要找人題，我真佩服你們大膽。

姚：那是蘊貞妹想出來的。

盛：找師傅題是請教的意思啦。

淑：蘊貞，你幾時拜端哥小弟做了師傅了？

盛：我在心裡拜了他。

淑：那怎麼行？要拜師傅，要焚香點燭，行三跪九叩的大禮。端哥小弟，她沒有這麼拜你的時候，你不要給她題。

盛：我願意這樣拜，我願意的。此刻天空有一輪明月，是再好也沒有的燭光，園裡有花氣襲人，是再好也沒有的香烟，就把三跪九叩的大禮向你行三百遍，我都願意。

淑：你真的要拜？

盛：怎麼不真？

夏：蘊貞姐，那怎麼使得。我的年紀還沒有你的年紀大呢。

盛：古時候不是有七歲的項託做了孔夫子的先生？你請坐在這兒，我認真的向你跪拜。

淑：真的啞，小弟，你就受她的跪拜吧。

▲淑吉與再生挾持完淳，不令推脫。

盛：（開始跪拜）師尊在上，弟子盛蘊貞叩頭。

淑：（爲贊禮）跪，一叩首，二叩首，三叩首，起。跪——

▲盛照樣叩頭，餘人均忍俊不禁。

▲突然有王去病之聲由左手發出，淑贊禮中止。

病：（在內）盛蘊貞！盛蘊貞！

盛：（跪地反顧）什麼事呀？

病：姨母在叫你，要你一個人到經堂裡去，有要緊的事情商量。

盛：我知道了，就來啦。

淑：四叩首，五叩首……

▲盛仍照樣叩頭，場上轉暗，暗中猶聞贊禮及笑聲。

第三場

場景換回第一場。

王去病仍倚立窗下，手持銅鎖一枚玩弄不釋。

盛蘊貞由左畔經堂幕中走出。

盛：（一驚）哦，你一個人在這兒！姑媽呢？她在什麼地方叫我？

病：（殷勤地迎接上去）你等一下罷，我去給你請來。（入幕，聞關門上鎖聲，復出）還是到那邊去叫吧。（向左走入復轉出）我看還是不必去請罷。她是叫你來和我談判的。

盛：（已猜出其用意，但不示弱）和你談判？我在外邊罵你的話你是聽見了？

病：聽見了，可我很高興。

盛：罵得你還不够味，是不是？

病：唉，相當够味了，相當够味了。不過你可知道嗎，打是罵是愛？

盛！哼，瞎說！（欲退去，但又回思，壯着胆子，若無其事地就坐于窗下。）

病！我才不瞎說呢。至少你要知道，我王去病是在愛你的。

盛！阿彌陀佛，羣屏山的和尚，普愛衆生。

病！不要胡扯吧，我是一本正經的啦。

盛：我也是一本正經的。

病：蘊貞，我現在和你單刀直入吧。

盛：怎麼樣？

病：我知道你是在愛夏完淳——

盛：我是在愛呀，我已經拜他爲師了，他是我的老師，我自然是愛的。

病：可因爲他已經有了太太——

盛：是呀，他的太太並不弱呀，錢秦篆表妹我也是愛的呀。

病：因此你便替人家守寡

盛：我替侯家守不得寡嗎，唔？

病：你不要假裝癡呆吧，你那個心是誰也瞞不過的。不過你要曉得我是愛你呀。

盛：我曉得的，我曉得的很清楚，怎麼樣？

病：這幾年來我爲你廢寢忘餐，你可不見得知道。

盛：那真對不住得很。

病：從前智舍在世的時候，我只好死心死意地做一輩子的繅夫子——

短：你現在已經做了和尚那不就好了？

病：我這樣的和尙是不算數的，你不要打岔啦。現在智舍已經過世，我要求你對我表點同情。

盛：對你表點同情？你是要叫我當尼姑嗎？

病：哼，我不和你胡扯。我現在很着急，我現在處在緊急的關頭，請你打救打救我。（突然跪地，欲挽蘊貞之兩手。）

盛：（急起迴避）唔？這是什麼意思？

病：（跪地仰頭作欲泣之狀）只要你答應了我，不僅是打救了我，而且還是打救了你的師傅。

盛：你這是什麼意思？

病：（已露出不能忍耐之狀）你真不明白嗎？

盛：你並沒有說明白呀。

病：（起立）好，我明白的向你說：我是要你嫁給我！

盛：唔？

病：假使你答應嫁給我，我決心同你和夏完淳一道逃到海裡去。

盛：你自己不好去嗎？這樣沒志氣的話，像我就不肯說。

病：我不能離開你啦。

盛：離開了會怎麼樣？

病：那就很危險！

盛：很危險？你是說你要想去死嗎？

病：比死還要危險！

盛：你這是什麼意思？

病：什麼意思？噫！我要叫你所愛的人和我一道陷在永劫不返的地步！

盛：（憤然）噫！你說這樣的話來威脅我！你要殺他？你要害他？是不是？我才不怕你的威脅！

（憤然欲行。）

病：（制止之）你不能走！

盛：我怎麼不能走？

病：（哀懇地）你就形式上和我做夫婦都可以的。

盛：（憤然地）辦不到！

病：（惡狠狠地）我要強迫你辦到！（欲擁抱之。）

▲盛閃入經堂幕內，去病追入幕內，盛復閃出。逃向左側，去病亦閃出，追向左側。盛復折回，去病亦追返。

盛：啊，你這卑鄙的！你把四處的門道都上了鎖！（被去病追及將上身一閃）。

病：你逃，看你逃上那裡去！（失勢撲空，被盛腳絆倒。）

盛：（在窘迫之中逃至窗畔，乘機推窗大呼）先生，先生！你快來！你快來！

▲夏完淳突現於窗外，淑吉與再生亦接踵而至。

夏：怎麼的？怎麼的？

病：（勉強擊起身來，惱羞成怒）你們！噫！你們總要知道我的厲害！

盛：阿彌陀佛！（忽然大笑起來）啊哈哈……

——幕急下——

此
页
空
白

第三幕

▲十日後之午後。

▲左畔垂幕揭起，露出經堂全景。正壁掛佛畫三幀，金碧耀眼，其下有佛壇，壇前略作間隔有一高座。

▲經堂右壁一帶腰窗，有日光射入。左壁有門通外園。

▲幕啓，夏母盛太夫人坐佛壇前高座上，再生坐壇右側，同擊木魚，唸法華經。

▲夏完淳與侯武功二人坐圓窗下。

侯：舅舅，南澳那個小島子究竟是在什麼地方呀？

夏：據說是在浙江台州附近的，從前戚繼光打倭寇的時候，是在那兒把倭寇滅滅過的。

侯：要好多天數才可以到啦？

夏：要看風向是怎麼樣。假使遇到順風，那很快，要不到十天工夫就可以到。假使風不順，那就

很難說。

侯：舅舅，我真想和你一道去啦。

夏：那是辦不到的。你想，侯家只剩下你一個人了，夏家也只剩下我。我反正在家裡待不著的，我是不能不走。假使你也要走的話，那你外婆怎麼能够捨得？

侯：我留在家裡有什麼用呢？國家都亡了一大半，我們還要留在家裡嗎？

夏：武功，你還年青，你才十一歲啦。

侯：舅舅，你出去打戰的時候，不是才十五歲嗎？

夏：究竟要比你大些啦。

侯：留在家裡有什麼用哇？

夏：留在家裡好生讀書吧，讀書總是有用處的。不過我還要告訴你，讀書總得讀活書，不要讀死書。你的外公和我的先生陳子龍，他們從前叫我們讀書就要讀活書。要注意天下的大事，要注意大自然的運行，要活用自已的五官心思，要與天下的人民同休戚，不要我們只是尋章摘句，做個爛紙堆中的蠹魚的。

侯：這樣的活書，也只有到外邊去，才有方法讀哇。

夏：自然，能夠到外邊去自然是更好的，不過在目前你是辦不到的事情。還有，你留在家裡也還應該鍛鍊鍛鍊你自己的身體，這個是很要緊的。國家將來還需要你，總要有好的身體才能够報效國家。

侯：我是時常在打拳的啦，舅舅，蘊貞六嬸在教我。

夏：那是很好的事。

侯：（起立略將身手伸動作勢）你看，我打兩套給你看吧，我們打的是少林拳。

夏：很好很好，你就在這兒打兩套來看看。

▲侯找紫衣袖，開始打拳。

▲夏淑吉引杜九皋匆匆由左手入場。杜扮一布商模樣，一手扛布數匹，一手執搖鼓。

淑：（促迫地）端哥小弟，杜九皋世兄有緊急的事情來找你來了。

▲夏完淳起身迎接，武功停止打拳，均表示警惕。

夏：（沉着地）九皋，你請坐吧。

杜：我沒有工夫坐啦，事情弄得很糟！

夏：（開始詫異）怎麼的？！

杜：我們的朋友一個一個都失蹤了。徐似毅，董剛，管定，董佑申，袁國楠，朱用枚，張謝石，都先先後後的失蹤了！

夏：我不是關照過你，要你去通知他們？

杜：我是去通知了哇，可是我到一處便得到一處失蹤的消息。而且我聽說謝堯文早已被捕，並且已經在南京的監裡牢死了！

夏：（愈驚）這真是糟糕！

杜：起初我不贊成你們聯名上表，結果還是在這兒出了岔子。

夏：過去了的事情不用再提吧，我現在要拜託你，請你幫我弄隻船，趕着今晚月黑，我要離開這兒。

杜：船是不成問題的，我自己的船就在河下等着。

侯：舅舅，錢姻伯不是說這一兩天要來嗎？

夏：我是不想再等他了。他這人總有點拖泥帶水，我把他實在也沒有辦法。

▲盛母與再生均停止誦經，自經堂走來。

淑：真的，端哥小弟，你用不着再等了。無論怎麼樣，你今晚一定動身！

母：九皋，你來了？

杜：啊，師母，我還沒有來向你請安。端哥的事情緊迫得很，我是特來報信的。

淑：九皋世兄，請你務必幫忙，趁着今晚月黑，把小弟一定送走。

杜：那是不成問題的。

▲盛蘊貞在內連呼『稀客到了！稀客到了！你們趕快出來吧』，匆匆由經堂左門出現，

作廚下裝束，頭上蒙巾。

盛：陸阿娘，秦篆姐，惠吉小妹，錢姻伯，他們都到了！（說罷即反身入內。）

侯：哦，真是湊巧啦！正說曹操，曹操就到。

杜：（追盛後而下）那是再好也沒有。錢彥林先生也來了，端哥在路上也算有了伴啦。我就下河

去替你們準備。

母：再稍等一會兒吧，九泉。

杜：不，師母，事情絕對不能遲疑！遲疑了會誤大事！好，端哥，我們一道出去，先見見錢彥林先生。

▲杜與夏向左後門走去，下。

淑：我也要先出去一下才行。（由左前方下。）

姚：我們也出去迎接一下吧，親媽？

母：是啦，我們是應該出去的。

▲姚扶母將由左後門下場，夏惠吉與盛蘊貞迎頭而上，惠吉乃完淳同母妹，年十三，見母即趨前跪見。

惠：媽，我們來了。（一陣心酸，忍不住流下淚來，但復破涕爲笑。）

母：（扶起之）啊，惠吉，你長得這麼高了。阿娘還在外邊嗎？

惠：她就來了，阿娘和嫂嫂們立刻就來。（向姚見禮，）三姐，你好！

姚：（答禮）小妹，你好！

母：我們還是到外邊去罷。

盛：那樣要好些，淑吉姐一個人是忙不過來的。

▲諸人下。有間，左側幕後先聞哄笑之聲，夏完淳錢盛彥林上場。錢爲夏之岳父，年五十以往。性情頗浪漫，雖在國難之中，而衣履飄逸，頗覺風流自喜。

錢：啊哈哈哈哈哈，實在是湊巧啦！這兒就是盛姻母唸經的地方嗎？

夏：是的，再生姐和媽兩個人時常在這兒唸經的。

錢：這個年頭兒，唸唸經也是一種消遣嘍，啊哈哈……

夏：不過媽是很虔誠的。

錢：上了年紀的人大概都是那樣啦。自己的力氣一衰，便只想靠神靠佛了。再生也是很虔誠的嗎？

夏：她也很虔誠。

錢：那要算是性格啦，像你淑吉大姐，我想，她就絕對不同。

夏：是的。

錢：凡是有點本領的人，認真說，不是迫於不得已的話，男的誰個願當和尚，女的誰個願當尼姑。

哇？（忽然想起）哦，王去病不是說在你這兒嗎？他怎麼不見人呢？

夏：他在十天前的晚上生了氣，跑出去之後一直沒有轉來。

錢：論說他也當了和尚了，是不是？

夏：是的，不過絲毫也不唸經，也不拜佛。

錢：那是一定的，他同誰生了氣？

夏：同蘊貞表姐鬧了一點小別扭。

錢：同蘊貞？就是智舍的聘妻盛蘊貞嗎？

夏：就是她了。剛才在外邊不是見過你？

錢：啊哈，難怪得！那樣一位多才多藝的美貌姑娘，難怪和尚見了要鬧別扭啦。啊哈哈……

夏：丈人，你請坐坐吧。

錢：好的好的。不過，我想，還是先到外邊去見見姻母吧。她們總怕還有一向纔會進來的。

夏：也好。（領路向經堂左門走去。）

錢：這畫張佛畫倒畫得不錯。

夏：這就是再生姐親手畫的了。

錢：哦，真是才女啦。唉，自古紅顏多薄命，年紀青青的便守寡，實在是可惜得很。

▲二人下。

▲錢秦篆扶陸氏夫人，姚再生扶盛氏夫人，先後由左前方上。

▲陸乃夏完淳之親母，年僅四十，因患肺疾，臉色蒼白，十分羸弱。

▲秦篆爲完淳夫人，錢彥林之女，乃一家庭婦女型，與其父成一對照。腹中有孕，已五

六月之譜，隱隱可辨。

陸：（被扶至壇前禮佛畢，回向盛母）啊，我真走高興，家裡人像這樣團圓的事情，已經好幾年沒有了。

母：可不是嗎？我剛才還在說：端哥就像我們家柺的靈魂一樣，只要他一回來，便一切都活了。

陸：唉，可惜只團圓不了好一會的。

母：那樣的光景，我盡量不去想它，想起來就要人立刻難受啦。

陸：（被扶就圓窗下坐椅之一）真的，能够高興的時候還是高興的好。

母：（擇其隣椅而坐）阿妹，你近來的身體好些吧？

陸：不行，絲毫也不見得有轉好的模樣。我也不取去想，想起來恐怕也不久人世了。

母：你要把心放寬些。吉人天佑，一定會慢慢轉好的。

陸：多謝你啦，阿姐。

母：（存心避開話頭，回向秦篆）秦篆，好媳婦兒，恭喜你啦。看看又要吃紅蛋了啦。

秦：（羞澀，以袖掩其腹，只作微笑）……………

母：全靠菩薩保佑啦，你要是替我們添得一個男孩子的話，那我們大家的胆量也就會更壯得一點啦。

陸：真的。這一次恐怕是男孩子，你看她的氣色很壯。

母：不錯，凡是男孩子的時候，母親的相貌要來得兜些。（回向秦）孫女兒興？

秦：皆在家裡，奶媽在帶。

母：還在吃奶吧？

秦：是的，那孩子才十個月啦。

陸：長得倒很好，像她爸爸。很會笑，已經在翻話了。

母：哦，女孩子真好快啦。阿妹，你們是什麼時候從嘉興動身的？

陸：五天前就動身了，在嘉興住了兩天。

母：端哥等得你們發慌，嘉善也沒有人來，嘉興也沒有人來，這兩天大家都還在詫異。

陸：我們接信接得很遲，信是由秦篆那邊轉過來的。

秦：就要怪爸爸啦，他總是遲疑不決的。一會兒想到南方去，一會兒又不想去，一直等阿娘來才

把話說定了。

母：他現在決定和端哥一道往南澳去了嗎？

秦：他還在躊躇呢，剛才在外邊見到杜九臬，都還在遲疑不決的。

▲經堂左門外又聞笑聲，錢彥林與夏完淳復走入。室中人均起立。

錢：哈哈……你們已經在背地裡說我的壞話啦。

母：（前進數步）親翁，你來了，剛才出去接你啦。

錢：我剛才也趕來看你老嫂子，沒想出你出去，我進來，你進來，我又出去了，哈哈……

母：親翁，你好嗎？

錢：承問承問，你老嫂子好？

姚：（上前敬禮）錢姻伯，你好？

錢：啊，再生，你好你好。近來怎麼樣啦？還在做詩嗎？

姚：做不好。

錢：畫呢？

姚：也沒有長進。

錢：聽說每天在陪着親母唸經喇？

姚：是的，沒有別的事情可做。

錢：好的，唸唸經倒也是一種消遣。

姚：姻伯，你請坐吧。（肅之就座於左側。）

錢：大家請坐，大家請坐。

▲餘人均就原位，或坐或立。

母：親翁，聽說你已經決心到南澳去了啦？

錢：唉，是陸二嫂子勸我的啦，不過我還是有點猶豫。

母：怎麼呢？

錢：我這一次來，也正想同大家再商量商量一下。首先我們值得考慮的是明朝究竟還有沒有辦法？還有辦法呢，就還值得去攬，假使根本沒有辦法的話，那去也就是枉然的了。

母：在親翁的意思看來是怎樣呢？

錢：我在嘉善，同陸二嫂子也講過一下，她雖然不贊成我的意思，但我在這兒想再同你們提一提。
母：在我看來呢，我看是——明朝的氣數已盡，天命難回。

夏：丈人，你怎麼這樣說？

錢：端哥，我知道你也一定會反對我的。不過你們且等我把我的意見說完了之後再反對吧。你看，究竟有什麼辦法呢？弘光帝在南京的時候，那局面多好，然而不上一年工夫，弄得來蒙叛親離，土崩瓦解。

夏：那是馬士英阮大鍼一批人弄壞了的啦。

錢：隆武帝在福建，魯王在紹興，一時也很有起色，但也沒一年工夫又相繼失敗了。隆武帝被害，魯王逃到台州，待不住，又朝海裡逃。逃往台灣，鄭成功不歡迎。逃往舟山，黃斌卿又擋駕。沒有辦法只好逃到南澳一個小島上暫時躲避躲避。這還能成什麼氣候呢？

夏：丈人，你不能老是朝失敗一方面講。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以前的錯誤固然值得借鑑，但本朝的疆土還有廣西廣東江西湖南四川雲貴一大片土地，幾百萬大兵，你怎麼便說是毫無辦法了？事在人爲，在沒有辦法之中都須得找出辦法來，何況還很有辦法？

錢：端哥，你總是那樣氣盛，中國人假使通像你這樣，那就毫無問題。但我的閱歷究竟比你多些，明朝假使有辦法的話，早就不會鬧到眼前這個樣子了。大家都自私自利，「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家瓦上霜」，你想，這還有什麼辦法？

夏：我們自己先不要自私自利就是辦法。

錢：那也有限得很，你二人不自私自利又怎麼樣？獨木難支大廈呀！近來也有些人覺得國內沒有辦法，便想學申包胥，如像朱舜水黃黎州他們聽說都跑到海外去求救兵去了。但那又何嘗

是辦法呢？遠水不及近火！

夏：這層意思我倒贊成，自己不努力，想靠別人來幫忙，是沒有多大用處的。

錢：是呀，現在什麼路子都窮了，真真是氣數已盡，天命難回。

陸：錢親翁，你又未免太消沉了一點啦。不過就作興是那樣，你們也得往南澳去才行。現在敵人對於我們江南的讀書人防查得很嚴，你們躲躲藏藏的，早遲總會被發覺。一旦被發覺了，不是又白白的要被犧牲？

錢：對，就只這一點倒值得考慮。陸二嫂子，我倒還有點意思不會對你說。這兒反正都是自己人，我率性就坦白地說出，讓我們大家來商量商量吧。

陸：錢親翁，你有意見，爲什麼還要隱藏着呢？

錢：（向夏）端哥，我要先向你說明白，我這層意思只是想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千萬希望你，不要以爲我立刻就打算怎樣怎樣。

夏：丈人，我也並不是毫不通情理的人啦。

錢：好的，那嗎，就讓我坦白地向你們說罷。我的意思是：像我們目前的這種態度，實在是不大

高妙——「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夏：啊哈，危險危險，你這個想法實在萬分危險。

錢：我原給你說過，我只是說來商量商量的，不好也不要緊啦。不過總不失為是一條路吧了。

夏：你那是什麼路？是洪承疇吳三桂的路，是萬劫不復的民族罪人的路！

錢：不要着急啦。像杜九臬他們那一批不是在走類似這樣的路嗎？表面上和光同塵，骨子裡滅滿興漢。

夏：可是這不是我們所能走的。九臬向來沒有露過什麼水面，他可以潛藏得下去，我們就根本潛藏不下去。我自己是很明白的，在我們眼前也有好幾條路。投降？絕對不能夠走。醉生夢死？辦不到。隱遁？心不甘。奔走江湖？事實上不允許。所以在我是只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一條路，除往南澳以外，別無辦法。

錢：也好也好，我做丈人的總之陪你好了。只要你是「知其不可為」，和我的意見也相差得並不遠。這樣的話我們就丟在一邊吧，大家一場高興，都弄得僵硬起來了。

母：真的，這樣的話最好不要提啦。端哥，錢親翁是喜歡喝酒的，你到外邊去叫你姐姐多備點酒

夏：媽，姐姐已經在外邊準備了。

錢：別太費事啦。端哥，這樣吧，我們到園子裏面去走走啦，你覺得怎樣？

夏：很好的，不過我還要請你再停一下。剛才所說的話，正是過筋過脈的地方，很要緊。我還有一點意見還沒有說完。丈人，你說我『知其不可為』和你相差得並不多遠，但假如你為我不為，那便會相差的天遠。我不相信氣數的，我却尊重氣節。讀書人，氣節要緊。『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的本領也就全靠這氣節。這是個人的命脈所關，也是國家的命脈所關。

錢：對的對的，我知道，我知道。

夏：宋朝亡的時候，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李庭芝一批人以氣節相尚，所以宋朝雖然亡了，中國並沒有亡。

錢：我知道我知道的。

夏：到了本朝，現在又遭受了異族入主之厄，但有史可法，黃道周，徐九一，金正希，祈彪佳諸位先烈先後為國死難，他們的氣節也足以彪炳百代，我敢於相信，明朝即使會亡，中國也決

不會亡的。

錢：是是是，我也相信的。

夏：『挺立兩間扶正氣，長垂萬古作完人』，丈人，這便是我所想走的路，也是我所期待於你的路。

錢：啊，了不起了不起，你簡直偉大得和神一樣啦。我有你這樣一位袒胸東床的乘龍佳婿，我是光榮得很啦。啊哈哈哈哈哈……

▲忽有號角之聲，衆正驚異。

▲侯武功與盛蘊貞先後突然由經堂左門跑入。

侯：不得了不得了，大禍臨頭了！

餘人：怎麼的？怎麼的？

盛：就是去病老表，他領帶着一些兵丁，殺進屋子裡來了？

錢：（驚惶）就是王去病？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夏淑吉由左前方跑入。

淑：簡直糟了，沒想出王去病出賣了我們！

錢：（愈驚惶）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此時窗外已有兵丁湧上。

▲王去病領王國寶王差官及兵丁數人由經堂左門闖入。

病：啊，都在這兒！（指夏）這位就是夏完淳了，

王：把他捉着！

▲差官及兵湧上，上以鐐銬。

病：哈哈，彥林先生，你也在這兒。（指錢）這位是錢彥林，也是表上有名的！

王：把他捉着！

▲差官及兵照辦。

病：（進前指武功）這位是侯武功，是嘉定叛變的主謀人侯岐曾的孫子！

▲武功毫不畏怯。

▲餘人均憤極作態，欲爭前掩護。

王：（急制止）那樣的小孩子，可以不用管！

病：（失勢之態）其他的便都是女眷了。

王：此外便沒有什麼人了嗎？

病：我知道得很清楚，她們是連男工都沒有用的。

王：好，你們這些女眷們也用不着害怕。朝廷是寬仁厚大的，決不擾亂百姓，也決不傷害平民。

我這一次來是奉了皇上的御旨捉拿通海的犯人，除掉與本案有關的人犯之外，是決不牽連無辜的。

陸：（猛然）你無故的捉我的兒子還說是寬仁厚大！你們難道就不走中國人了嗎？（指國寶）我要問你，你究竟是什麼人？

病：這是本省巡撫王撫台王大人！

母：（指病）去病，你這個無恥的東西，我們親戚間出了你這樣一個奸賊，真把祖宗百代的德都喪盡了呀！

三：你們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朝廷是寬仁厚大的，對於你們的兒子和親眷，也不一定就說非

殺不可。說不定將來還有重用他們的機會的，本撫台就是過來人啦。（復回向室內諸人）我坦白的告訴你們：這一次我來拿人，是因為謝堯文的案子破了。錢彥林，夏完淳，你們江左名士四十七名和魯王以海暗通消息，你們託謝堯文帶到南澳去的表文，已經同謝堯文一道通同落在我們的手裡。你們現在應該明白了吧。你們都是皇家要的人，朝廷是寬仁厚大的，將來的吉凶禍福就要看你們自己的態度。現在我要把你們帶到別的地方去，你們在走之前，不妨向你們家裡人告別告別，有什麼話想說，是儘可以說的。好，錢彥林，就讓你先開始吧。

▲錢自被捕後一直垂頭喪氣，與前判然二人。

母：（慘然）親翁，你有什麼話留給我們的嗎？

錢：（連連搖頭，復向奏篆招手）：

秦：（進前）爸爸，你有什麼話告訴我？

錢：（戰顫地）我的女兒，你回嘉善的時候，告訴你的母親，就說；請她放心。這位王撫台剛才說過，朝廷是寬仁厚大的。（說罷，將頭垂下。）

▲完淳白眼視之，其餘老幼均表示驚異。

秦：爸爸，你還有什麼吩咐的嗎？

錢：（連連搖頭揮手）……

△秦篆掩面而泣，但聞王國寶之聲，忽復仰視。

王：好，夏完淳！現在該你說話了！

夏：（慷慨地）你打算要聽我說什麼話？

王：不，不是我要聽你說，我要聽你說話的機會是在公堂上。現在你可對你家裡人說話，你是皇上要的人，說不定要把你解到燕京。你是一位少年豪傑，最好給你家裡人留些後話。

夏：那可多謝你。（先向王母叩頭）媽，請你不要傷心，就當如你的兒子在兩年前早就死。國家到了這個地步，兒子沒有能力把她挽救，現在也就只好把這個身子去奉獻了。

母：兒哇，你的媽怎麼捨得你呀！（擁之而哭。）

夏：媽，請你不要傷心。前年松江起義失敗，父親跳水死了。去年太湖起義失敗，吳日生先生遭了犧牲。今年松江反正又失敗，陳子龍先生也跳水死了。我早就該跟着他們去的。請你恕你兒子的不孝，你就當作你的兒子是已經不在的一樣，請你安心吧。

母：（勉強支持起來）好，兒哇。你也安安心心的去吧。媽要唸五百部法誦經來超度你。

▲盛母掩面而泣，餘人均泣然。

夏：（步至陸母前叩頭）阿娘，我知道你是會高興的，你的兒子斷不會辱沒我的父親，斷不會辱沒我的兩位母親的。

陸：（連連點頭，扶起之）做娘的，真，真是，高興得很！

夏：（向淑吉）姐姐！（欲下跪。）

淑：（急挽其手）小弟！你請安心！一切の後事有我做姐姐担戴，請你放心。

夏：（拱手）多謝你。（回向秦篆）秦篆，累贅你了。

秦：（突然下跪，擁夏之兩手）……

夏：我沒有什麼話好說得。希望你代替我孝順我的兩位母親。還有妹子，女兒，也要請你好生看待。你現在有孕在身，請你不要過分的悲哀。將來萬一能養出一個男孩子，那就算如天之福，繼續了我們夏家的香煙；如果不然，千萬不要再立後代。我們父子兩代爲國爲民，盡忠盡孝，此心此志，誓與天地日月長垂不滅，決不願見不肖的兒孫，敗名缺德！香煙要斷絕，就

讓他斷絕吧！這是我懇切的遺言，望你決不要違背！（挽秦篆起立。）

秦：（含淚）是，我是決不會違背你的！

夏：好，我現在也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向全體拱手。）

武：（趨前跪夏膝下）舅舅，我願意同你一道去！

夏：不，你要留着。我所留下的事就要望你担負起來了！你勇敢的活下去吧。（挽武功起，回顧

彥林）好，丈人，我們就走吧！大丈夫見義勇爲，我希望你老人家不要退縮。你要想起你的好些死難的朋友，你要想起國變以來的一些忠臣烈士，他們在冥冥之中是在向你招手的！

錢：（在聞夏告別之中已頗受感動，至此精神振作）端哥，我多謝你，做丈人的一定跟着你去，一定跟着你去。

王：（回顧兵勇們）好，你們把他們先帶下去。（俟望中兵勇將二人擁下後，再向差官）你們人可以留在這兒，同他們的眷屬商量商量一下後事，看她們還有什麼請求，只要是有例可沿的事情都可以答應她們。

差：是。

王：我現在也就先出去一步。（回顧去病）王去病，你也可出去了！

病：（急向王合掌）撫台大人，請你稍微停留一下，我還有一點小小的請求。

王：你還有什麼請求？

病：我有一位親眷，可不可以一道帶走？

王：是誰？

病：（指盛）就是這位盛蘊貞。

王：她是你什麼人？

病：她是我的——未婚妻。

盛：（憤然）胡說！

侯：真是胡說八道啦，蘊貞六姊是我的嬌娘。

王：（指惠吉）再讓這位小娘子說說看。

惠：是呀，蘊貞表姐是侯六公子的聘妻，六公子死了，她是在替他守貞的呀！

王：（環顧室內人）你們都承認這話的嗎？

衆人：承認的。

王：（發怒）好，你們人來呀！（二兵勇入）你們把這王和尚拉出去！打！出家人不守清規，胡思亂想，打打打！

▲兵勇不由分說將去病擁下，在外聞鞭撲聲，去病喊『冤枉呀，饒命呀菩薩！』之聲。
王：好了，打了就不用再拖進來了！你們都同我一道出去！（向差官）王差官，我要再叮囑你一遍：她們這些眷屬有什麼請求的，你可以和她們商量商量。兩位人犯在路上使用的東西，只要是輕便一點的，都可以替他們帶去。

差：是，小人知道得頂清楚，我一定要體貼撫台的意旨行事。

王：那就很好。（向盛蘊貞吟味一番）這位姑娘你叫盛蘊貞嗎？唉，真是貞烈可風，值得嘉獎，值得嘉獎。（連連點頭，徐徐向門道走去，室外兵勇均隨下。）

▲室中沉默有間。

差：（慇懃地）好啦，本差官是王撫台的同宗，是很好說話的。你們有什麼話要說，可以舒舒服展的說些開心見腸的話啦。

淑：王差官，剛才你們王撫台王大人說：路上使用的東西，輕便一點的都可以帶，那嗎想拜託你們給舍弟和舍親帶點盤川去，是不是可以的？

差：對啦，這位師傅真是會見機。王撫台王大人他留我一個人在這兒就是爲的這個啦。不僅令弟和令親在路上要盤費，就是王撫台你們也得替他想想啦。你們想，這如今的世道，那一樣是不要錢的？

盛：（先行將手上金鐲取下）我這兒有一隻手鐲。

惠：我有銀的。（同自手上取下。）

▲秦篆，再生，淑吉，陸母，盛母均先後將金玉之物取下，但無言。

▲淑吉從諸人手中納取諸物，捧獻差官。

淑：王差官，我們先把這點東西來孝敬你？回頭我們再預備程儀。

差：哦，哦，很好很好。（一面接受，一面揣入懷內。）一切都有我姓王的包管。我包管你們的人沿路平安，絲毫也不受委曲。

淑：請你老人家再等一下，我們還有點東西。

淑吉向左前方下，蘊貞亦隨之而下。

差：很好很好。（問）唉，你們兩位老太太，真的請你們放心啦。令郎沿途的事情都在我的身上。（拍拍胸口）你們將來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我也一定幫忙。我住在南京道門口，你們在總督衙門裡一問，就以可知道了。

▲淑吉捧黃金二錠，蘊貞捧紋銀二錠，相繼出場。蘊貞此時已將頭巾揭去，髮已翦斷。
淑：（將金錠獻與差官）這兒有黃金二十兩，送你老人家轉給撫台大人。（自蘊貞手中取銀錠轉授）這兒有紋銀二十兩，作為舍弟的盤費。舍弟的事體，多多托福。

差：（一一接受，揣入懷內）啊，這個，我一定要轉達你們的意思，令弟的事體用不着關心啦。（向盛蘊貞，見其斷髮。）啦，這位姑娘你把頭髮翦了，可惜可惜。其實在這些地方你們不
够機敏，你們沒有看見王撫台王大人走出去的那個情形嗎？他很稱讚你，那是很有意思的呵。
○可惜得很，可惜得很。

▲兵勇一人出現於窗外。

兵：報告差官，王撫台在外邊催了，要你趕快出去！

差：好，我們這邊的話也談好了，走吧！

▲差官出門，兵亦隨下。

▲武功欲行，盛母急行制止。

母：蘊貞，你把武功看着，不要讓牠出去！你們年青的都不要出去！秦家，你也把惠吉拉住啦！

侯：我寧出去，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送舅舅。

盛：你要忍耐一下啦，武功，那些人說話是不當數的，你不要使外婆們担心。

▲再生扶盛母，淑吉扶陸母，隨完淳之後追出左門，下場。餘人張望着久之，俄聞號角之聲，在悲憤無言中閉幕。

——幕下——

此
页
空
白

第四幕

左側一座小酒家，前有瓜架，着瓜甚多。招幟上標出「悠悠泉」三字。

右側有井水一眼，周圍有迴欄，其後有竹籬掩護。有桔槔盥具諸事。

遠景爲虎丘，塔影可見。

七月十五日之夜，月光如畫。

老翁一人踞於屋外左角燃點香燭，陳列酒飯，正一張一張地在一土鉢中焚燒紙錢。

差役甲乙丙三人在瓜架下飲酒，夏完淳由井中汲水盥漱，一面吸水，一面低吟。刑具

被解，置於差役三人之酒桌上。

夏：（低吟）「樂令竟如此，王郎又若斯。自羞秦獄鬼，猶是羽林兒」。

差甲：（大聲地）喂，老頭兒！再打壺酒來呀！

翁：（回顧）暗？

甲：（聲更大）叫你再打壺酒！

翁：哦，來了。（將紙錢放下，入店打酒。與甲換上後仍退還原處，繼續燒紙錢）。

乙：皇犯老爺，你的手脚放快一點啦，不要那樣悠悠閑閑的！

夏：（不理會）『月白勞人唱，霜空毅魄悲。……』

乙：他媽的，服侍皇犯老爺真他媽的要命，比服事自己的老婆還要費事。

甲：唉，說得不好他就尋個短見給你看，弄得你一直還要陪着送進陰曹地府。

乙：對嚶。你這一說倒把我提醒了，那眼水井倒得提防啦。（提刑具向井邊走去）。

丙：（向甲）老兄，你們的酒喝得不少了，少喝一點兒好吧？

甲：你放心，不要你給錢。

丙：不是錢的事，我是怕你們喝醉了。

甲：有你不喝酒的人在啦。

丙：我一個人抵得了什麼事？假使還要服事兩位醉鬼的話，那就更加吃不消。

甲：不會醉死的，不要說那樣不吉利的話！

丙：（起立）對不住，我是打算先回去一步，多去叫幾個人來。

甲：聽你的尊使！

丙：皇犯要緊囉，出了什麼岔子，那是不好開玩笑的。總之穩當第一。對不住。（各自向左手下場。）

乙：（走近夏側）皇犯老爺，你不要老是向井裡照鏡子。今天已經七月十五，盂蘭節，沒有你的份！

夏：你們請放心，我不會連累你們的。

乙：說倒說得很豪傑，不過誰倘保得定啦？這些年辰，皇犯先生老是愛跳水。陳子龍不是你的師傅嗎？他在船上跳水，還把我們的一位伙計也一道拖去見龍王去了啦。我家裡是有老婆兒女的，不好和你開玩笑。

夏：「……英雄生死路，恰似壯游時。……」（盥漱已畢，走出井欄。）

乙：（持刑具將爲之套上）還是請你戴上這對金手鐐。

▲夏無言以兩手伸出，聽其戴上刑具。

△幕後有囑忽有朗吟之聲：

『草入語兒之館，

月明響屨之廊。

美人則紫台黃土，

英雄則白草青霜』。

▲吟聲一時中斷。

夏：（諦聽有間）這是我的『大哀賦』，是什麼人在吟呢？

▲唸聲復起，較前更近：

『日月如馳，

親朋不識。

獨劍空囊，

三江浪跡。

人容鼓史之狂，

世笑愚公之辯。

混繚羽之高賢，

結屠簫之豪客。」

▲杜九皋一人由籬後轉出，行吟不輟。社與前幕迥然不同，身着袖衫，手搖折扇。見夏即停止行吟，表示驚訝。

杜：（前進數步）端哥，你怎麼到了這兒？

夏：（驚喜）他們怕我跳水啦——

乙：（急加干涉）你是什麼人？暗，你？

▲甲亦匆匆上前。

杜：我是杜九皋，是這位先生的朋友。請問兩位尊姓大名啦。

乙：咱們沒有姓，沒有名，四眼狗，九根毛，高興就隨你叫。

甲：（故作和事老）哦，不要動身色。這位杜老先生看來也像是好說話的。有話咱們到那邊去談

吧。

杜：想得很好，我來陪奉二位喝兩杯淡酒。（先行向席面走去，招呼老翁）悠悠老！

翁：（正向右側走來）哦，九泉先生，你來啦。（指夏）這位就是彝仲先生的公子夏完淳先生？

杜：是啦。請你再打兩壺酒來呀！有下酒菜，什麼都好，通拿來吧。今天這兩位差官的酒錢，都掛在我的賬上啦。

翁：哦，曉得嘍。（入店一一照辦）。

▲差役見杜慷慨，先後借夏走來。

甲：杜老先生，對不住囉，等你來破鈔。

杜：小意思，不成敬意的。

▲四人就座。

杜：讓我先敬兩位一杯酒。

二人：不敢當，不敢當，我們就回敬回敬。

▲三人同飲。

杜：（向夏）端哥，我敬你一杯。

夏：多謝你。

▲對飲。

杜：（回向二役）對不住，請問二位差官，你們要把我這位朋友送到什麼地方去的？

甲：他是皇封御犯，是皇帝老子要的人啦，我們要把他送到南京去的。

杜：你們要趕夜路嗎？

甲：不，我們是坐船的，船上還有很多的人啦。悶熱得很，我們到岸上來尋尋開心。

杜：還有多少日子就擱嗎？

甲：明天，早就開船啦。

杜：（略作考慮，自腰間搜出錢囊）是那樣的話，我有一點菲薄的東西，要累贅你們兩位。

甲：（會意）很好商量，很好商量。

杜：（取出紋銀二錠）這兩錠銀子，我想送給我的朋友，作為路上的盤川，請你們兩位幫忙收

下。

▲二人各取一錠，揣入杯中。

二人：那沒有問題——我們一定幫忙，一定幫忙到底。

夏：九泉，真對你不住啦。

杜：這算得什麼，可惜我身上帶得太少。假使兩位差官不忙的話，我還可以回去多備些程儀來的
啦。

甲：老先生，你府上很遠嗎？

杜：我是太倉人，在這兒前面的石佛寺讀書，不很遠的。

夏：已經够多了，不必再費事了，九泉。

杜：好，慢慢商量吧，我們喝着酒慢慢商量吧。

甲：（向乙耳語之後）那嗎這樣吧，你們兩位在這兒細談，我們到那邊井邊上去洗手。

杜：那也很好，請你們方便。

▲二人走往井邊，時時耳語，作有所商量之態。

杜：端哥，真沒有想出會在這兒遇着你啦。

夏：我也沒有想到。我是另外關在一隻小船上的，他們要上岸來尋開心，又怕我跳水，所以把我

一道帶上了岸來。沒想出在這兒會遇着你。

杜：顧咸正先生的兩位世兄的事情你知道嗎？

夏：我知道他們因為掩藏陳子龍先生被捕。

杜：他們在五月裡已經被江寧總管巴山殺掉了。

夏：什麼？大鴻與仲熊兩位世兄早遇了難！

杜：是啦，聽說顧咸正先生就因為這樣也成了狂人了。

夏：（長嘆）哎，這筆血債終得要償還的！大鴻！仲熊！你們等着我吧！（沉默有間。）

▲老翁走至桌邊。

翁：夏完淳先生，好不好也讓我來進你一杯酒啦。

夏：（起立）多謝你，你老人家貴姓啦？

翁：你不要問我的姓名吧，他們都叫我憨憨泉，你也就叫我憨憨泉吧。

杜：真的，憨老的姓名連我也不知道。

翁：知道了有什麼用呢？我本是北方的人逃到南邊來的，我沒有國，沒有家，沒有妻室兒女，沒有

文章事業，就只剩下這幾根老骨頭，我拿姓名來做什麼用呢？

夏：熬老，那嗎就請你讓我也叫你熬老吧。可我知道你是一位有志氣的人啦。

翁：沒談這些吧，我送你一杯酒。九泉先生，請你也喝一杯。

杜：好的，倒是我們應該進你老人家。

▲三人同飲。

▲差役二人復走回，老翁退回原位，夏離席在月下徘徊。

甲：杜老先生，我們要同你商量點正經的事情啦。

杜：很好很好，我很願意領教。

甲：剛才你老先生說：打算給你這位貴朋友多備些盤川，我們覺得這是很好的事。因為你的貴朋友在路上要使用可不用說，就到了南京之後，上上下下都得用錢。現今的世道，不說你老先生也是很清楚的，有錢能使鬼推磨啦。

杜：不錯，不錯，一點也不錯。怎麼樣呢？還是你們等我一下，讓我去拿來呢？還是我們一道去拿呢。

申：我想我們這樣啦，讓我這位伙計陪你老先生到石佛寺去，我留在這兒陪着你的貴朋友。這樣似乎兩來都方便。

杜：那好極了，我們就這樣辦吧，反正石佛寺也並不很遠，沒多一會便可以轉來的。

夏：（在三人談話中各自低回沉吟）九臬兄，我請你不必多費事啦。你知道我是死了心的，就到南京也沒有什麼用錢的必要。

杜：不，這事情須得盡我做朋友的心，請你不必管。（向乙）好，我們就走吧。

夏：那嗎，請你把扇子留下，我要給你題首詩在上邊。

杜：啊，那好得很，就請你題好之後再走啦。（將扇授夏，反向老翁）慫老，借你的筆硯來用一用啦。

翁：（點頭）很好很好，我給你拿來。（入店捧筆硯出，步至夏前）夏先生，你的手寫字可方

便？

夏：不要緊，就這樣也可以寫。反正只要寫得成字就算事的。你們等我再推敲一下。（在瓜架下略作徘徊）好了，就讓我寫吧。

△杜揆硯，夏執筆與扇，在月下信筆揮寫。翁及差役二人亦至前圍觀。夏寫一句，杜與之同唸一句。

『竹馬交情十七年，

飄流湖海竟誰憐？

知心獨上要離墓，

亡命難尋少伯船。

山鬼未回江上夢，

楚囚一夫草如煙。

姑蘇明月愁人醉。

剪燭無言更惘然。』

杜：多謝你，請你寫一個年月在上邊吧。『丁亥七月既望』。很好的。（將筆硯奉還老翁）慙老翁，多謝你啦。

翁：這算得什麼事？不過夏完淳先生的才情真是敏捷，古時候的才子曹子建七歲成詩，我看夏先

生是不亞於他的。

乙：真的，皇犯老爺真是了不起，拿起筆來就像我們拿掃帚掃地的一樣。

甲：真是了不起，可惜我只認得一個扁担大的「一」字。嚇嚇嚇嚇……。

杜：（向乙）老兄我們就走吧。

乙：走走，我陪你老人家。

杜：（向夏）端哥，折扇就請你拿着，回頭我就轉來。

▲二人向籬後下。

▲夏在月下徘徊。

▲翁執筆視返店，收拾若干殘盞，往井邊洗滌。

翁：（自語）唉，這樣的人偏偏要遭到這樣的境遇！

甲：（還原位飲酒）皇犯老爺，你不再來喝點酒嗎？李白斗酒詩百篇，你們會做詩的人和酒是分不開的。

夏：（仍在月下徘徊）請你加杯吧，我不想喝酒。

甲：（自語般地）人生有酒須當醉，其實什麼事體都要看開一點才好啊。眼睛看得開，路子就走得寬。皇犯老爺，你不要老是向水井邊上走啦！

夏：（走向井邊）你放心，我早就給你們講過，我死也要死的光明磊落的！

甲：其實你活也就活得冠冕堂皇一點，又有什麼不應該呢？想開些吧，你看我們洪承疇洪大人，多麼的威風呀！斗大的黃金印刻上十一個大字：『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多麼的冠冕堂皇呀！

夏：你以為他是那樣？

甲：難道還不够味嗎？皇犯老爺！其實還是你們讀書人好，頭髮一剃就是大官。譬如像你這樣有才學的人，只要想得寬一些，『大學士』即使當不到，『小學士』總可以當到的。唉，口都說燥了，喝點涼水吧。（行至井邊，汲水而飲。）

▲杜蒼黃由籬後跑出。

杜：啊，糟了糟了，剛才那位差官滑進一個大水塘裡去了！

甲：水不深嗎？

杜：不深？一個人也落不透！

甲：糟糕，那傢伙是不會覓水的呀！

杜：我們趕快去打撈吧！我一個人拿着沒有辦法。（走近甲身邊。）

甲：好的，我們一道去，皇犯老爺也一道去。

杜：那就要快才行，要快！（猛力一推，將差人推入井口。）

夏：啊呀，九臬，你怎麼的？

杜：兩個傢伙我都把他們結果了，現在你可以自由了。

翁：（突然大笑）啊哈哈，妙哉！妙哉！

杜：（心平氣和地如已卸下一項重担）真是出乎意外的輕鬆，誰也沒有想出他們竟這樣走來送死

？（向夏）而且還把你親自替我們送到了這裡來。

翁：剛才我知道這位先生就是夏完淳的時候，我也動了一下心，想在酒裡面下點蒙汗藥，正在躊

蹰，沒想出你就這樣做得乾乾淨淨的了。九臬先生，你這樣的人真是機敏啦！

杜：現在不是互相標榜的時候，熬熬老，我看你的酒店怕也只好丟掉了。

翁：那成什麼問題？只要把夏先生打救得了，把我們大明的江山救得轉來，我就丟掉這條老命，也是滿不在乎的。

杜：（向夏）那嗎好，端哥，我來把你的刑具解了吧。

夏：（一直抑鬱而沉默）多謝你們啦，我這是無須解的，你們倒趕快逃走吧！

杜：（出乎意外）端哥，你這是什麼意思？

夏：（有些着急）我勸你們趕快逃走，我是不能走的。——

杜：（搶着說）你不能走？你怎麼不能走？我就是爲的是你呀！認真說，我還打算約起朋友們到南京去劫殺場的！

夏：那我真感激你啦，九臬，可是今天晚上的情形，你還沒弄清楚。他們剛才才是三個人在這兒喝酒的，有一個人早回去搬救兵去了。

杜：唔？是那樣的？

翁：真的真的，有點不大妙，剛才還有一個家伙，去了好一會，怕快要轉來的時候了。

杜：這我可沒有料到，我又未免做得太冒失了一點啦！

夏：九臬，我勸你趕快走開！我反正是決心死的，我決心以身報國，可不要誤了你的大事。（向老翁）老翁，你也趕快逃吧！

翁：這樣吧，我可不要逃，讓我出來担戴，就說那兩個家伙是我把他們謀死了的。

杜：你們這些想法都不對，要走我們就大家走，雖然冒險得一點，我想走總還可以走得掉。

夏：九臬，你不必替我打算吧。我是絕對不想走了。即使走得掉，你想，這不知道又要誤盡多少人！我的家族親戚固不用說，江南的老百姓不知道又要受多少連累，你所苦心孤詣地，開拓着的路，說不定也又會斷絕了。

杜：這樣說來，我實在太冒失了一點啦。

夏：九臬，我不是這樣怪你，你還是趕快請逃走。

杜：端哥，我們這樣啦。我們一同趕到太湖邊上去，把你的衣服一切脫在岸上，還可假託一封證書，作爲你是跳水死了，這樣不是就可以把一切掩蓋過嗎？

夏：來不及了，九臬。即使來得及，也會害了你，害了老翁。

翁：害了我？有什麼稀怪？我就替你死都可以的啦！

夏：犧牲了你們，讓我活下去，我可不願意的。

杜：（又提起勁來）唉，不要說這樣的感情話吧！總之三十六計走爲上計，我們大家都走！都

走！

夏：不，我不走。

杜：這是什麼呢？我們是爲你呀！

夏：你們要爲我，我可不能不爲你們。

杜：不，我們不是爲的你，爲的是中國，爲的要爲中國留下你這樣一位人才！

夏：你們是爲的中國，我可也不能不爲中國。我也要爲中國把你們留下。我要爲中國死，我希望

你們爲中國生！

杜：（又軟勁）端哥，你始終是不想走嗎？

夏：不，我絕對不走。

杜：你到南京是只有死路一條的啦！

夏：我知道，正因爲這樣，所以我要慷慨赴義。

杜：你現在還很年輕，假如你再多活些年辰，不知道要替中國寫出多少驚天地泣鬼神的文章啦！

夏：九泉兄，文章的生命全憑氣節，這層你也是知道的。驚天地泣鬼神的不是文章，而是做文章的人。譬如屈原先生他能够犧牲自己的朋友敷衍下去的話，他不見得會做得出『離騷』，就做出了也決不會奮興百世。又如文天祥文相國假如要隱忍苟活，他就不會有『正氣歌』，有，也就早被人丟進廁所裡去了。

杜：那嗎，你是說我們走的這條路也不是路了？

夏：不，我不是這樣的意思，現在差不多就要全靠着你們來延引中國的命脈了。

杜：那嗎，你來同我們走在一道不正好？

夏：辦得到我自然也樂意，現在可惜已經辦不到了。而且還要犧牲你們，還要影響到延引中國命脈的唯一的路，這在我是怎麼也不肯做的。我現在也正是在為中國設想：我做公孫杵臼，你做程嬰，我們一生一死為中國維繫着這股正氣吧。這正是中國的魂，中國的命！

杜：唉，『千古艱難為一死』，端哥，你一定要選擇這艱難的路走，我是愈加欽佩你了。

夏：你怎樣說起這樣的話來了。你的路比我難得多。不過這些都不用再談，你請趕快地走！

杜：不，我也不走！

夏：（吃驚）怎麼的？你這要誤事的啦！

翁：作爲我把那兩位差人處死了，我看是最合理的辦法。九臬先生，讓我也爲中國而死吧！

杜：不，愁老，我多謝你，我也不能讓你死。「漢子做事漢子當」，我是漢族的兒子，今天的事我自己能够担戴。

夏：你這是什麼意思？這樣豈不是我害了你？

杜：（笑出）哈，哈，端哥，你不用替我着急，我是有辦法的。（回向老翁）愁老，請你快快拿條繩子來！

翁：你打算怎麼樣？

杜：你回頭就可以知道啦，要趕快才行。

翁：是。（向店裏走去。）

杜：愁老，順便把那些桌椅推翻！

翁：是。（如言辦理，取繩入店。）

▲杜急向井中作打撈狀。

夏：你是打算怎麼的呀？九臬！

杜：很簡單，我一切都爲的是你。你既不走，問題就非常簡單。哦，那邊已經有人來了！（放大聲音）快呀，快點，快拿繩子來呀！（更張大聲音向左側呼喚）過路的人，你們趕快來呀，有人掉進井裡去了！

▲翁持繩至井邊。夏漸悟杜之用意，亦趨赴井邊。

杜：怕都淹死了！拿繩子打個活套子套他的腿！……還有人來幫忙的不？快些呀，有人掉進井裡去了！

▲王差官與差人丙率兵勇二人由左側湧上。

差：誰掉進井裡去了？

杜：啊，你們來了，那再好也沒有。就是你們自己的人啦。剛才兩位差官在這兒喝酒，喝醉了便打架，一個人被打進井裡，另一個人把人犯丟掉各自逃跑了。

差：唔？有這樣的事？

▲衆人均湧到井邊，向井中探視。

杜：你們看啦，那不是人嗎？倒栽在裡面的！

丙：糟糕，我早就就心他們鬧出亂子的，沒想出只有一忽兒工夫便鬧成了這個樣子。

兵一：真的，倒栽了一個人在裡面！

兵二：這個井太深，要打撈起來，也很不容易啦！

差：糟糕，真是活見鬼！你們爲什麼要上岸哇？

丙：是他們兩個要來的呀！

差：哼，死無對證，你當然可以推脫乾淨了。（向老翁）還有一個是打從那個方向逃走的？

翁（指籬柵）就從這籬柵後邊跑過去的啦。

差：有好多辰光了？

翁：還不上頓把飯光景啦。

差：（指揮兵勇）你們追，趕快去追！——

▲丙與二勇均欲下。

差：（制止丙）你可要留在這兒！井裡的人回頭打撈吧，反正已經是淹死了，好生把犯人看着。

虧得皇犯先生還沒有逃，這倒是不幸中之一幸。哼，你們真是糊塗！爲什麼要把皇犯帶上岸？

丙：他們怕他在船上跳水啦！

差：哼，跳水？你們真是活見鬼！回船去同你算賬好了。（向杜）請問你老先生尊姓？

杜：我叫杜九臬，原籍青浦，現任太倉，我是在這兒虎邱的石佛寺讀書的。

差：（走出井欄）你和這個皇犯先生是朋友嗎？

杜：（隨之）是的，我們是世弟世兄。我剛才出來散步，無心之間走到這兒，便遇見你們的那兩位伙計打架。打得真猛，酒可也像喝得太多了。

差：（至瓜架下見狼籍情形）那兩個傢伙，見了酒就是命，酒品又不高，我不知道告誡了他們多少回，真是弄得狼籍不堪了！（自語地）這怎麼回去報賬呢？

杜：差官，假使你有什麼作難的話，我甘願陪你去做見證啦。

差：那好得很，正想委曲你尊台一下。

翁：差官老爺，我也甘願陪你去見證啦。

差：你心裏還有人嗎？

翁：通死乾了。

差：那嗎也就用不着你去了。回頭萬一上峯還要來調查的話，那時候再來麻煩你啦。好在皇犯先生還在，他也是個活的見證。

▲二勇由原路跑回。

差：人找着了嗎？

勇一：找着了，找着了。

差：在那兒？

勇二：在前面的一个大水塘裡！

差：什麼？

勇二：那傢伙大概是跳了水，半沉半浮的爬在水裏，真是怪陰慘的！

勇一：在月亮下邊看見死人，真他媽的不是好過的事。

差：糟糕！兩個傢伙死命的趕上了孟蘭會。

丙：怎麼辦呢？

差：有什麼辦法？反正人都是死了的，回船去稟報明白之後再來打撈罷。

翁：我在這兒也替你們想方法啦，能够找得到人打撈，便把他們打撈起來，沒有辦法的時候，也

就只好等你們轉來了。

差：對你不住啦，把你的鋪子鬧成這個樣子。他們的酒錢是多少呢？

翁：噯呀，差官老爺，還要什麼酒錢呀，人命都鬧出來了。

差：真是對你不住，不過我們稟報明白之後，回頭可以賠償你的。（向杜）好，老先生，要委

曲你一下啦。

杜：這是我樂意做的事。我們就走吧。

差：多謝你啦，不過我想關照你一下，你到那邊去，看見王撫台王大人的時候，最好不要說這位

夏先生是你的朋友，省得麻煩啦！

杜：多謝你的厚意。

▲杜先行餘人隨之，由左手下場。

▲老翁默送有間，復行至香燭前，取紙錢一束，着火高擎。

翁：自遼陽戰役以來，一切爲國捐驅的忠臣烈士，寡婦孤兒，你們都請來享受我的菲薄的追薦！

——幕徐下——

第五幕

景同第一幕

幕開。台上寂無一人。

九月十九日黎明時分，光景晦冥，風聲不止。堂上尙有燭光。王差官引劉公且錢彥林夏完淳三人由右手入場，三人手上均有鎖鑊。劉之態度泰然自若，錢頗萎靡，已有醉意，夏頗激昂。後跟皂役二人。其中有一人爲杜九臬。

三人被引上階，步至炕床附近。皂役二人立於階下。

差：你們在這兒等一會啊。洪承疇洪大人特別尊重你們，調你們到這兒來候審。你們可知道這兒是什麼地方？

劉：我是「前度劉郎今又來」，在兩個月以前我也在這兒候審過一次。

差：那是因爲奉到攝政王多爾袞的面諭啦，老先生。但你怕不會知道，這兒是曾經做過什麼用處

的地方吧。

劉：不知道。

差：我告訴你們罷。這兒是三年前弘光皇帝候過審的地方啦。還有那位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的崇禎皇帝的太子也是在這兒一道候過審的。

劉：哦，那我們真是光榮了。

夏：（向前面指出）那邊朦朧着的可就是鍾山吧！

差：是的。

夏：那是太祖皇帝的孝陵所在的地方了，呵，樹木也沒有從前那樣的葱籠了。

差：洪承疇洪大人已經叫人把孝陵的樹木斫伐乾淨了啦。

夏：哼，這萬惡不赦的罪人！（沉吟低回，開始詩的醞釀。）

差：不過諸位先生我還須得再告訴你們一個消息，今天要算是你們的最後關頭了。外邊行刑的準備，一切都是停當了的，是王撫台王大人親自監斬。生死只等你們自己選擇。生也是在今天，死也是在今天，生呢有高官厚祿等待你們，死呢也有劊子手和殺場等待着你們的。

劉：多謝你，我是早就考慮好了的。

差：那就很好，反正我對於諸位也算盡了孝心。你們活着得到高官厚祿的時候，還要希望栽培栽培；就是死了，我也相信總不會埋怨我的。

錢：王差官，好不好請你再給我弄點酒來？

差：那沒有什麼，要多少給多少，今天是特別優待。（顧見役之一）你下去再給他們弄點酒來。

役：是。（將由左手下。）

差：你另外再換一個人來。（指杜）這個新毛子，什麼規矩都不懂，我看是會出盆子的。

役：是。（下）

差：（急揮杖上階）你上來，你趕快上來。（回向夏）這位你的朋友，他來看你來了。

▲杜上階，與夏相見。

杜：端哥，你詫異吧？

夏：哦，九臬，原來是你！

錢：怪不得，我說怎麼那樣相像？

劉：（同時）啊，杜九臬，你真有本領啦！

差：請小聲些，不要鬧出亂子。有什麼要緊的話，請趕快點說！

杜：端哥，我告訴你，淑吉和蘊貞都來了，她們在外邊替你預備後事。

夏：其實你們這是多餘了的，一個人死了，何必還要費事，冒着危險來收屍，屍首收回去有什麼用呀？上天下地不就是一座大坟墓嗎？

杜：不過我們也倒是出乎意外，本是想來探監，看看你，並沒有想出昨天來，今天就遇着行刑。差：外邊傳出一種風聲很厲害，說有人要來劫監，所以昨天晚上洪承疇洪大人和巴山巴大人商量的結果，在今天不見亮就要行刑啦。

杜：端哥，你還有什麼話好說的嗎？

夏：我沒有什麼，不過我這兒有一部詩稿。（自懷中搜出詩稿一冊）這都是我被捕以後在沿途和監獄裡，做的一些詩詞，也有兩封信附在後面，一封是給我兩位母親的，一封是給秦篆的。

這些東西我就拜託你老兄，希望你交給我的姐姐或者蘊貞。（授詩冊。）

杜：（受之）這我一定替你轉達，而且還要設法替你刊行。你這個集子有什麼名字嗎？

夏：是監獄裡寫的東西，就定名為「南冠草」吧。

杜：好的，「南冠草」，我一定要照着你想思辦。（將詩冊揣入懷去。）

夏：不過，我剛才在這兒又做了一首，還沒有工夫寫上去，我想唸給你聽。

杜：我一定要記着，回頭替你寫上去。

夏：（指出）你是聽見的，那邊不就是鍾山？

杜：是，那是太祖高皇帝的孝陵所在的地方。

夏：可是孝陵的樹木已被洪承疇砍伐乾淨了。鍾山也沒有從前那樣的蒼翠了。我的詩，題目就可

定為『御用監被鞠拜瞻孝陵』。

杜：好的，『御用監被鞠拜瞻孝陵』你請唸下去。

▲夏開始唸詩，每唸兩句，杜即重唸兩句。

「城上鍾山色，松杉落翠微，

朝光羣鳥散，暝色二龍飛。

璧月沉銀海，金風剪玉衣，

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輝。」

夏：好，這可就是我的絕命詞了。

杜：好，我一定給你死死的記着，請你不用擔心。（轉向錢）彥林先生，你可有什麼吩咐的？

錢：我嗎？……我說不定：可以回家。

夏：丈人！你怎麼還在說這樣的話！你就忘記了嗎？去年我們同吳日生陳子龍兩位先生在太湖起義，插血爲盟，早就誓同生死。現在吳陳二公已經先後死難，我們正好慷慨就義，以見二公於地下，你怎麼還說到回家的話來了？

錢：我說回家，是回到宇宙中的老家。

差：好，不要再多說話吧，你所要的酒已經給你拿來了。

▲ 差提酒一瓶上，先獻與王差官，再由王差官獻與錢。另有一人隨其後。

錢：很好很好，讓我醉，讓我醉吧！（捧壺而牛飲。）

差：（故意向杜叱咤）好啦，你這個毛桃子，什麼規矩都不懂，你滾下去吧！

杜：是。（默默將由右手下場。）

差：走左手！

杜：是。（折回由左手下。）

差：（向餘人）你們好生肅靜地等着，我要進去稟告洪大人擊鼓昇堂了。

▲差官走向左後隅之門，入內。

劉：（向夏）哎，端哥小友，我眼前有了你，實在增加了我無限的勇氣。你雖然這樣年青，但你要長留青史，和屈大夫文相國，永垂不朽了。

夏：劉老先生，你未免過於誇獎我了。

劉：不，我這也是將死之言，絕對是誠實。我從前和你接觸的機會很少，你對於我是一個驚異，甚至我還疑心過，你的文章是有人捉刀。現在我在獄中和你相處了兩個月，我是絲毫也不驚奇了。

夏：劉老先生，我原是值得驚奇的。

劉：不，你聽我說：你無疑的是個奇才，古今來很少有人能比上你的。因為你這樣年輕，才僅僅十七歲，不懂文章出衆，而且道義超羣，這的確是難得。不過你能有這樣的成就恐怕也並不

是全靠你的天姿，我看你還是得於教養方面的多。令尊彝仲先生道義文章，冠冕人倫，他對你的愛，對於你的教育是成就你的主要的根基。你有好的母親，好的姊妹，好的親戚，好的師友，你的周圍都是有節概，有教養的人，「蓬生麻中不扶自直」，何況你的姿質又是英俊不凡呢！

夏：多謝你啦，公旦先生，我不會忘記我的父母師友所給予我的感化，事實上在我生涯的這最後一兩個月當中，公旦先生，你就是我最敬仰的一位師尊啦。

劉：不，我是說不上的。但像杜九臬這樣的朋友，唉，那可倒是我們大家的希望啦。

▲突然有擊鼓聲。

▲皂役昇階分立於案前。台前兩側各有二兵勇入場，分立於左右，手中各執大刀，業已脫鞘。

▲差官先開左後門，抱案卷走出，置案卷於公案上立於案右側前隅。洪承疇，巴山着官服由門中走出，王去病隨其後。洪坐椅上，巴山侍立於左後隅。去病與皂役並列。

洪：犯人都已經提到了嗎？

差：回稟大人，早已提到了。

差：是。（指兵勇）你們上來，把他們帶下階去。

▲兵勇上階，將三人推下。

洪：在這兒候審的是那幾位？

差：是錢彥林，劉公旦，夏完淳。

洪：還有一名顧咸正呢？

差：回稟大人，此人瘋狂如故，吵鬧不堪，我們是把他控留在外面的。

洪：那嗎先提劉公旦！

差：是。（向階下傳語）提劉公旦！

▲兵勇一人擁劉至案前，立而不跪。

洪：公旦先生，我們有兩三個月不見了，你近來考慮得怎樣？

劉：考慮得還是和從前一樣。

洪：公旦先生其實我看你們不免有點偏執。你們大概都以爲本朝是外族入主中原，所以你們總不

背心悅誠服；可你們就忘記了連孔聖人都是想『居九夷』的哩。

劉：『子欲居九夷』，是打算把中原的衣冠文物去感化蠻夷，滿清入關却完全是以蠻夷的風俗來改變中國。因此，在這幾年間也就有不少的衣冠禽獸了。

洪：那嗎，你是絲毫也沒有悔過的意思哩？

劉：我劉曙生爲大明之人，死爲大明之鬼，不知道有何過可悔。

洪：（朱筆一鉤）好，押出去聽候正法！

▲二兵勇引劉下後，即折返。

洪：提錢彥林！

▲差官傳語，錢被擁至案前，但已沉醉，完全不省人事。

洪：這個人是怎麼的？

差：回稟大人，他是喝酒喝得太多。

洪：爲什麼要讓他喝得這樣醉？

差：因爲他甘心受大辟，對於這樣的犯人，酒飯的施舍向來是不吝惜的。

洪：醉成了這個樣子怎麼審問呢？

差：回稟大人，王二病不就是發證？

洪：好。（回向去病）王去病，你看這人是不是錢彥林？

病：回稟大人，他的確是錢彥林，他是夏完淳的岳父。

洪：他平嘗的爲人是怎樣？

病：他是嘉善的豪紳，我們江南的四大金剛之一。嘉定叛變的時候，做縣長的就是他的兒子了。

洪：你說江南的四大金剛？

病：是，江南頑民的四大領袖，就是嘉定的侯峒會，青浦的陳子龍，松江的夏彝仲，嘉善的錢彥

林。他們都是反抗天朝的罪魁。侯峒會，陳子龍，夏彝仲都已經死了，現在就算剩下錢彥

林了。

洪：那他是沒有投降本朝的意思了？

病：我斷定他沒有，即使是有也都是假的。

洪：好，拉下去，一同正法。

▲二兵勇將錢拉下。

洪：提夏完淳！

▲王差官傳語，夏被擁至案前，亦立而不跪。

洪：哦，你就是夏完淳嗎？

夏：是，我是夏完淳。

洪：你是松江華亭的人嗎？

夏：是，我是松江華亭的人。

洪：夏彝仲是你的父親？

夏：是，是我的父親。

洪：陳子龍是你的先生？

夏：是，是我的先生。

洪：你是被魯王以海封爲了什麼人的官職？

夏：是，我是拜領了這樣的官職。

洪：你多大年紀？

夏：十七歲。

洪：哦，才僅僅十七歲？看來却很老成啦。（從案上取出一通文案）這兒有一通夏完淳向魯王以海謝封中書舍人的奏疏，這是你寫的是嗎？

夏：是，是我寫的。

洪：還有一通江左遺臣四十七人上魯王以海的表，也有你的名字在內。有人說這表文也是你寫的，究竟是不是？

夏：是，是我寫的。

洪：本部堂也知道你會寫文章，這表上的文字也像是少年人的筆調，說不定的確是出於你的手筆。不過你還年輕，你還是一個年未入冠的童子。據本督部堂看來，這一定是有人主謀，利用你們這些年幼無知的孩子，寫下這些不知死活的文字。你可以從實說罷，究竟是什麼人指使你的？

夏：指使我的人嗎？就是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自己更指使了別人。我不懂是這一次，

你們所說的『通海案子』的主謀，就是國難以來，江南地方好些處的起義，都是出於我的指使。

洪：夏完淳，你不要徒快一時的意氣，本督部堂很愛護你，覺得你實在可惜。你究竟還年青嘍。

夏：我雖然年青，但我的志向却是不小，我向來是仰慕洪承疇洪亨九先生的。

洪：（出乎意外地）你仰慕洪承疇？

夏：是啊，亨九先生是本朝的人傑。當他做薊遼總督的時候，和滿清的兵血戰於松山杏山，兵盡矢窮，至死不屈。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動華夷，這樣的忠臣烈士實在是古今罕有。我素來敬仰他，我雖然年青，早就立定志向，以身許國，我是不能不以他為模範的。

巴：（插入）哈哈，夏完淳，你這個孩子倒滿有意思，你所說的洪承疇洪亨九先生就是座上的『招撫南方總督軍務大學士』的洪大人啦！

夏：什麼？座上的就是洪承疇洪亨九先生？

洪：是啊，我就是洪承疇。

夏：那你一定是冒充的。亨九先生早就在杏山陣亡，天下的人無一不知，無一不曉，崇禎皇帝更

曾經御祭十六壇，建祠都門，親臨祭奠，淚滿龍顏，羣臣嗚咽，你是什麼人，你怎麼敢冒充我們的先烈？

洪：夏完淳，你須得平心靜氣一些。我明白的告訴你，杏山之役我並沒有陣亡。我雖然打了敗仗，但也並不是我的罪過。大兵十餘萬剛從各地召集攏來，兵多將雜，指揮不能統一，而朝廷不問實際，只顧倉卒督戰，結果一敗塗地，損兵折將，而我自己便被生擒活捉。我大清太宗文皇帝不僥不肯殺我，而且還重用我，這使我萬分感激。夏完淳，你想，與其在我死了之後御祭十六壇，何如在我生前使我能够指揮如意？夏完淳，你要知道：我是無負於先朝的。

夏：那嗎，你真的就是洪承疇？

洪：怎麼不是真的？

夏：你真的是做過兵部尙書太子太保的洪承疇？

洪：怎麼不是？

夏：到江南來把大學士黃道周，御史金正希，先後斬殺了的也是你了？

洪：是我。

夏：先後把大江南北的義軍消滅，擒殺無算的也就是你了？

洪：是我。

夏：把給事中陳子龍捉着，逼得他跳水死了的，也就是你了？

洪：是我。

夏：那嗎，你簡直是出賣祖國的狼心狗肺的大漢奸！你比石敬瑭張邦昌還要無恥，你比秦檜汪伯彥還要險惡，我恨不得剝你的皮，鬪你的心，剝你的骨，熬你的油，拿來祭奠甲申以來一切死於國難的忠臣烈士呵！

洪：（動怒）掌他的嘴！

▲皂役之一扭其頸，王差官將以皮掌批之。

巴：（插入）我看可以不必吧，年青人氣盛，心口不一定相符。

▲皂役與差官遵命釋手。

夏：（仍繼續叫罵）哼，你說你無負於本朝，但本朝却又何負於你？本國的老百姓又何負於你？你身受國家的重恩，位極人臣，官居一品，你不知道捨身報國，反而爲虎作倀，引狼入室。

你投降了敵人之後，你留在福建南安的老母妻室，並未受絲毫的傷害，而你到了江南，便殘害自己的同胞，慘殺讀書的種子，斫伐孝陵的樹木，在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之後，你還嫌敵人的殘暴不夠，你還來火上加油，油上加火！你這狗彘不如的萬惡敗類，你在千秋的青史上是要永遠受着萬代的唾罵的呵！

洪：（大怒）拉下去，先給我打，打！

▲皂役與差官將動手。

巴：（急制止）你們緩一步！（回向洪）洪大人，你覺得怎樣？我看是打也無益。

洪：不過也使這狂生可多受得一點痛苦。

巴：洪大人，我看還是寬恕了他吧。

洪：寬恕他！外邊的人還要爲他刼監囉！

巴：我的意思不是說就不加以處分。朝廷是寬仁厚大的，就成全了他，讓他成爲先朝的忠臣吧。這種氣魄，在本朝也是必要的。

洪：是是，巴大人說得極有見地。（向役）就把他拉出去，聽候正法。

▲兵勇引夏下階。

夏：（氣概軒昂地）哼，洪承疇，你這沒心肝的東西！大明的正統依然存在，忠臣烈士，前仆後起，總有一天要把敵人驅出國境，把你們這批賣國的好賊掃除乾淨的哇！（被擁下）

洪：（怒不可遏地）哼，真該死！真該死！真該斫腦袋子三回！

巴：（頗爲惋惜）洪大人，你平平氣吧。我倒覺得夏完淳這個少年真是可惜得很啦。

洪：（頗費力地變爲詔笑）是是是，巴軍門，唉，不過像這樣的人恐怕也是不祥之物吧。「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明朝出了這樣的妖孽，無怪乎也就亡了呵。

巴：你說的也有一番道理。

洪：那嗎，（回向差官）現在就提顧成正吧。他在什麼地方？

差：回稟大人，顧成正瘋狂如故，他是押在外邊候審的。

洪：去把他拉上來！

差：是。（下）

巴：洪大人，你覺得怎樣？我看我們似乎可以隨便一下啦。

洪：哦，是。軍門站了好一天，實在是太辛苦了。我們就到那邊坑上去休息休息，反正審問瘋子也是用不着坐堂的。

▲二人前後下壇，向坑側走動。

洪：（注意到王去病）對啦，現在是應該發落你的時候。王去病！

病：是，大人有什麼吩咐？

洪：以後可以聽你自由。你高興仍舊做和尚也可以，高興還俗也可以。

病：大人不是允許過生員，在這次案子辦完之後，不缺少生員的功名富貴的嗎？

洪：是呀，是不缺少你的，現在已經饒了你的活命，還照舊讓你稱生員啦！

病：大人，請你再抬高貴手啦。

洪：胡說，朝廷的功名富貴乃名器所關，不是買賣！你不要看見本督部堂官居一品，你便眼紅，

你要知道本督部堂在先朝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到本朝也是太子太保兵部尚書。你在先朝是生員，到本朝也還你的生員，這已經就是絕頂的寬仁厚大。沒有多的話說，你滾出去！

病：（仍欲有所言）大人……

洪：滾，滾！你們把他拉出去！

▲皂隸二人以竹板架王向右手走下。

巴：哈哈，洪大人，我看，你對於王去病的處理，實在是恰到好處。

洪：好說，我覺得這種人是連狗都不如的。

巴：實在是啦，這是一隻耗子，實在比不上一條狗。

洪：（知其話中有刺，但強爲詔笑）嚇嚇……，巴軍門，你比得真是恰當。

▲此時左手場外已聞喊叫之聲：『殺！殺！殺盡東方的夷狄！殺！殺！殺盡賣國的漢奸！』返復不絕。二人突生警惕。

巴：洪大人，你聽，這就是顧成正在叫啦！聽起來都覺有點陰風慘慘！

▲兵勇二人擁一蓬頭垢面之老人入場，衣服破爛，雙目凝視，如含怒火，十分興奮地作欲奔脫之狀。口中聲聲呼叫不絕『殺！殺！殺盡東方的夷狄，殺！殺！殺盡賣國的漢奸！』被扶昇階，王差官隨其後。

洪：（頗覺毛骨竦然，然賈勇挺身而出）這家伙一定是假瘋，王差官，抽！你拿皮鞭抽！

▲差官如命用皮鞭抽打，但顧若無其事，仍聲聲呼殺。

洪：（奮激難耐）你抽得太不起緊，你把給我！

▲王差官以鞭授洪，洪執鞭亂抽。二勇亦連受側擊，猛不提防，將手同時一鬆，顧咸正向前一衝，將洪衝倒在地。巴山狼狽驚避，向左後門逃去。

巴：啊啊，可怕，可怕！

▲二勇一時張皇失措。

差：你們趕快上去把他押着！

▲二勇追逐一番，始復就押。

洪：（由地下起立，執鞭切齒憤恨）哼，真是瘋子！你們把他推出去，殺頭！殺頭！哼，你這該死的東西！（因過分激怒，無意間將鞭子在自己身上打了一下。）

▲舞台轉暗。

▲黑暗中聞喊殺之聲。

此
页
空
白

尾 聲

黑暗中有風聲、號角聲、人馬馳驟聲，其中雜以一人之喊聲：

『殺！殺！殺盡東方的夷狄！』

殺！殺！殺盡賣國的漢奸！』

二語返復呼叫，移時突然斷絕。

繼有二人吟詩之聲：

『璧月沉銀海，金風剪玉衣。

孤臣瞻拜近，泉路奉恩輝。』

俄而有『高皇帝萬歲，中國萬歲』之聲，但只喊叫二聲，突然斷絕。

號角聲復起，人馬馳驟聲，由近而遠，漸就消逝。

在晦冥中現出一片城垣內景，正中處有階段，其下爲通道。

空中呈明暗之鬥爭，太陽將破暗而出，但頗費力。

夏淑吉與盛蘿貞，尼裝，由城頭右側匆匆出牆。盛手中執「南冠草」詩稿。二人行至正中處，倚立牆壕，向左側遙望，時時掩泣。

盛：來遲了一步啦。

淑：就不來遲，我也硬不下心腸去看。端哥小弟才僅僅十七歲，就這樣被殘暴的敵人斷送了！

盛：不過我堅決的相信，敵人能够斷送的只是端哥的身體，不是端哥的精神。瑞哥的精神是永遠長垂青史，萬世不朽的！（將手中稿件奉示）這是端哥在獄中寫的詩「南冠草」，杜九臬剛才交給我的。這，我看也會是長垂不朽的。

淑：你好生檢着吧，我現在還沒有心腸看詩。

▲ 愁老作農人模樣，杜九臬作商人裝束，匆匆由城頭右側跑出。

盛：（急呼止之）愁老，杜九臬先生！

杜：哦，你們在這兒！端哥已經遇害了，你們看見嗎？

淑：我們來遲了一步。

杜：唉，悲壯到萬分了。

盛：情形是怎麼樣的？

杜：端哥和劉公旦先生兩位，慷慨激昂地，一面吟詩，一面走進殺場。到了殺場，他們兩人都不能跪，只是面對着紫金山，大呼『高皇帝萬歲！中國萬歲！』急得劍子手們從前面來把他們的喉管割斷了。

翁：看的人是鴉鵲無聲，沒有一個沒有流下眼淚來的。

▲諸人均將頭垂下，默哀有間。

▲王差官匆匆由城下左手走出，瞥見城上人即行止步。

差：啊，你們在這兒，我四處找你們！

杜：王差官，收屍的事情怎麼樣？現在是不是可以動手了？

差：我一切都準備停當了，隨時都可以動手。不過我有一樣東西要奉還你們。（從懷中搜出契

約一張）這張細林山下五十畝糧田的契約，我不好受。（執約步上城階。）

淑：王差官，你是嫌少嗎？

差：不，烏龜忘八蛋才嫌少！我自己是天良發現，我不好再受你們的賄賂了。（還契與淑）。

淑：這怎麼辦呢？

差：你收回去好了，不要躊躇。我自己也是中國人，我要對於這些死節的先生們表示一點孝敬

○夏完淳先生才十七歲啦！看起來，我們還是人嗎？

杜：很好，王差官，你這就是人的態度！端哥的精神感召着我們，端哥的精神不滅，中國的錦

繡山河是一定要光復的！

餘人：（同聲）中國是一定要光復的！

▲舞台大明。

後記

上

夏完淳無疑地是一位「神童」，五歲知五經，九歲善詞賦古文，十五從軍，十七殉國，不僅文辭出衆而且行事亦可驚人，在中國歷史上實在是值得特別表彰的人物。

「神童」這個名稱，近來不見使用了，間或在文字上稱人爲「天才」或「才子」，差不多等於是罵人的詞令。但有這種幼慧早熟的人存在，却是無可否認的事實。王安石有「傷仲永」一文，言金溪農民的兒子有名叫方仲永的，素未讀書，五歲時即能寫詩。在十二三歲時，王安石也見過他，也還能够作詩，雖然並不怎麼好。再隔七年則「泯然衆人矣」，安石便爲之嘆息，他說：

「仲永之遇悟，受之天也。其受之人也，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

這意思是說方仲永的早熟是因爲天資高，假使再加以人力的培養，一定會比有成就的人還要大有成就。然而終竟毫無成就地成爲了一般的人，那是因爲人力的培養不夠。

王安石不愧是一位大教育家，他這批評是異常正確的。

夏完淳和這方仲永是一樣的「神童」，而夏完淳却有了異常的成就，那就是不僅因爲他天資高，而同時還有充分的人力的培養了。這兩位古人的存在，似乎在教育學上也是最值得寶貴的事例。

我不願意摹仿一般輕薄的時髦論客，一動筆便要嘲笑「神童」，奚落「才子」——這樣的名稱我們假使不高興就改稱爲「怪物」或其它的惡名都可以，但總不能否認人間世中是有這種現象的存在。這種現象在科學看來實在是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這種幼慧的人，究竟是他的資質真真有異於尋常，還是僅僅在早熟的一點上與衆不同呢？方仲永沒有受到教育，結果是很早的便完了。夏完淳在十七歲時便被洪承疇殺掉，假使他不早死，是不是還可能有更高更大的成就呢？這些問

題是無法憑空作答的，只好等有「神童」的現象出現時，再好好用教育來證明吧。

在歐洲這種現象也很不少，如有名的大音樂家莫查特與悲多汶，便都是異常早慧，而他們的成就也畢竟是非凡的人。照他們的例子看來，似乎「神童」或「天才」不僅是早熟一點異乎尋常，而在實質上的確也有些特異。這種現象或許可以用生物學上的「突變」來說明的吧？這是由於遺傳因子的某種巧妙的配合而成的結果，如此而固定下去，在生物界中便會有新種發生。人類的進化和文化的發展，或許在這兒也可以得到它的究極的說明。「神童」種子的固定下去，在一個民族乃至全人類的發展上也就該是值得注意的優生學上的問題了。

但我並沒有存心要在這兒強調「神童」或「天才」，我却是想重視教育在「神童」或「天才」上所有的影響。方仲永是「神童」，沒有受到教育，結果是犧牲了——像這樣被犧牲了的農家子弟，古今來正不知道有多少。夏完淳是成功了。那是因為他是有好的家庭，好的親眷，好的師友，好的時代，一言以蔽之便是好的教育。

凡是知道夏完淳的人誰都知道他有一位好的父親。

夏完淳的父親夏允彝，字彝仲，別號瓊公，他是明末東林黨流風餘韻中的人物。東林講學蘇州，一時學者響應，張溥楊廷樞等結復社於太倉，允彝與陳子龍、何剛、徐孚遠、王光承等七十一人結幾社於松江，同時似此小規模的結社尚所在多有。允彝以崇禎十年成進士，授福建長樂縣知縣，在任凡五年，縣治成績極佳。丁母憂歸家，不久即遭甲申之變，痛哭累日，毀家倡義，走謁尙書史可法，與謀興復，聞福王立於南京乃復折返。福王監國後，不一年而爲清兵所擒。其年八月允彝與沈猶龍陳子龍等起兵松江，兵敗；九月自沉於松塘而死。其絕命詞云：

「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殉國，無媿忠貞。南都既復，猶望中興，中興望杳，何忍長存？……人誰不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勵後人。」

允彝是這樣有節概的人，而他的學問文章又爲一時的冠冕。王鴻緒的「明史稿」說他「學務經世，歷朝制度暨昭代典章，無所不諳習。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名既高，四方人士爭走其門。書簡往來，酬答無暇晷。好獎勵後進，有片善，稱之不吝口，多因以成材。」從這段批評裡儘可以看出他的爲人與爲學的態度了。他的著書，現存的有「幸存錄」一種，評議明末政局極平允而中肯督。

有了這樣好的父親，會有夏完淳那樣好的兒子，可知道不是偶然的事。更何況允彝對於他兒子的教育是特別留意。崇禎十年他賦進士的時候，完淳僅七歲，他是把他一同帶進了燕京的。錢謙益的「贈夏童子端哥」一詩，作于崇禎十一年，便是在燕京裏夏完淳的時候作的。完淳在樂任上的五年間，完淳也隨侍在側，有「孤雁行」一詩敘述完淳在燕京時的情形。完淳出世以後，時時刻刻都是在他父親的身邊，以那樣好的一位父親，自然對於他有很大的影響。

完淳是庶出的，他的嫡母姓盛。這位嫡母，據所表現於完淳的詩文裡而觀，情形看來也是一位極好的母親。「獄中上母書」中有云：「慈母推乾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

集中提到她的詩有好幾章，例如「懷母詩」一首，自註云：「家慈棄養入道，予終日感泣，賦此」，所懷的是這位嫡母。「南冠草」裡面「拜辭家慈人」一首，所拜辭的也是這位嫡母。足見嫡母對於他的確有甚深的慈愛，而對於他的教育，則「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決不會是無中生有的漫然的讚頌。

但他的生母也是一位長於文筆的人，並不是尋常的女子。他的生母姓陸，一作姓海，有「避

悼」詩一首附見完淳集的卷末。其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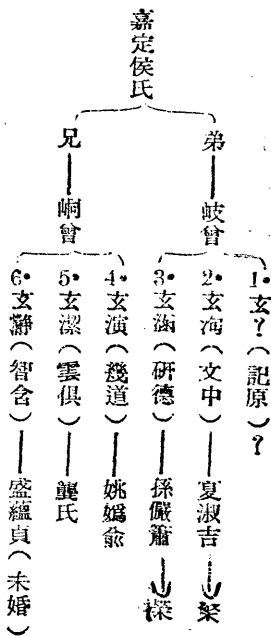
「錦瑟蒼涼憶舊蹤，芳年行樂太匆匆。焚香簾幕圖書靜，得月樓台笑語通。人並玉壺丘壑裡，才分彩筆黛螺中。祇餘華表魂歸去，夜夜星辰夜夜風。」

這應該也是一位有才德的女子，不媿其爲夏完淳的母親的。但集中全無關於生母的詩，被捕以後詩有「辭嫡母」，「寄姊」，「寄內」諸作，而亦不提到生母，不知何故。這位母親除掉夏完淳之外還有一位女兒叫夏惠吉，在允彝死後家產已爲完淳屢次起義所毀，她似乎帶着這位小女兒回到娘家去了。「獄中上母書」云：「慈君託迹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又云「慈君託之義融女兒，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昭南即夏惠吉，義融則其姐夏淑吉了。

夏淑吉也是有數的才女，長完淳十五歲，應該是嫡母盛氏所出。她嫁給嘉定的侯家。丈夫侯文中早逝，在夏完淳死的時候她已經守了十一年的寡了。有一個兒子名侯縈，字武功，小完淳六歲，也同樣的有「神童」之譽，但在順治十年十七歲的時候也夭折了。

嘉定侯家在「嘉定屠城記」裡面是得有名的。峒曾和岐曾兄弟兩人都是明朝的進士，各有子三人；稱爲「嘉定六侯」。姑列表如下，以便觀覽：

智舍亡命靈隱，不久死於僧舍。當智舍亡命時，研德出官自首，頂代其從弟，此人不久亦死去。他的夫人孫儼簫也亡命，死在上海。岐曾是在二年後因為匿藏陳子龍的原故，為清兵所逼，自縊而死，其母兒氏，妾劉氏死難，妻金氏未死。侯家便剩下這長輩的一位寡婦和晚輩的三位寡婦。大都削髮為尼，靠着淑吉一人撐持了。在侯夏兩家既敗之後，淑吉遷回松江，築東園歲寒亭，奉母盛氏，姑金氏，與妯娌輩姚媿齋氏等同居。完淳「與李舒章求寬侯氏書」中有一家慈之曼雲既脫，四寡同居」二語，便是說明這個情形。



喇曾（廣成）與進士黃淳耀（繼如）等在嘉定抗清起義，失敗，與演潔二子同赴葉池而死。

淑吉頗有才幹，較曾夫婦和孫儼蕭的屍首是她去收斂的。孫儼蕭有一個兒子名榮是她收來養的，但這個榮後來的情形是怎樣，無從查考。

淑吉亦長於詩，她的別號很多，字美南，號荆隱，又號龍隱，義融，削髮爲尼後稱爲神一。卒於康熙元年壬寅，年五十六歲。弟子盛繼真爲之傳，有「龍隱齋全集」（見「太倉府志」），或稱「龍隱遺草」。茲就完淳集中所附見的詩若干首抄錄如次：

先考功忌日三首

輕生一訣答君恩，伯道無兒總莫論。不忍回腸思昨歲，禱遊訪誦一招魂。
 翻疑愛重摘人天，子女緣微各可憐。拜慰九京無一語，花宵猶說已經年。
 望係安危一代尊，天涯多士昔盈門。丘山零落無人過，夜月烏啼自斷魂。

憶王庵舊遊寄再生

人生聚散本浮漚，回首蒼茫感昔遊。曉露未晞花力重，午陰欲定鳥聲幽。
 聞香小坐忘塵世，步月清言掃舊愁。梅影橫斜應似畫，殘英滿地有誰收？

悼孫儼蕭

憶昔于歸執綺叢，郎家聲譽擅江東。肅雍自叶房中樂，散朗仍歸林下風。

日暖畫樓彤管麗，春深珠箔麝蘭通。綵雲散後空憑弔，野哭荒郊恨幾重？

閨想

碧天明月影遲遲，翠袖輕寒香露滋。海內風塵勞客夢，江東羅綺擅文辭。

頻驚桂棹迥前渚，時整花鈿立小墀。子夜明燈猶未寢，魚箋珍玩感婚詩。

她和完淳雖然並不同母，但姐弟之間的情感甚爲融洽，完淳詩文中說到這位姐姐的地方極多，大哀賦「非無德曜之妻，尙有文姬之姐」，比之以蔡文姬。東荆隱女兄詩「余也寡兄弟，獨有賢女兒，周旋楹棹間，恩勤靡與京。殆與罔極齊，豈止手足情？」視之竟如同父母。此外還有些詩，如「偶見荆隱舊莊，殘英未落，餘露泫然，賦示武功二首」，又如「偶與昭南女弟談，懷荆隱女兄」，均亂後之作。獄中有「寄荆隱女兄兼武功侯甥」一首，收入「南冠草」。七言律有「寄荆隱女兄」，言「黃土十年悲故友，青山八月痛孤臣」當是允彝死後，淑吉已守寡十年，而完淳十六歲時所作。五言古有「孤雁行」，所敘幾全是姐弟間的感情，其作較早。

夏惠吉亦不弱。比完淳不知少若干年歲，觀「獄中上母書」言「生母託之昭南女弟」，大率

在完淳死時，此妹至少當已十三四了。完淳尚有一妹早世，見其「別子韶顧大妹倩」詩題下之自注「家妹早沒」。以情理推之，應長於惠吉，或係盛氏所出。（然詩題乃「顧大」聯文，非「大妹」聯文，不可誤。）昭南是惠吉的字，又號蘭隱。「偶與昭南女弟談懷荆隱女兄」詩有句云「空谷傳三隱，名聞美二南」。三隱即龍隱、蘭隱與夏完淳之別號小隱。二南則美南與昭南也。昭南亦能詩，有「二月雨雪，同靜維棲止曹溪，並美南姊作」一首，附見完淳集中，其詩云：

天涯風雨雁飛鳴，雨雪相依倍有情。點點遠山寒玉映，層層深樹夜珠明。

論心此日歡方洽，惜別他時感又生。便欲隨君愁未得，梅花香夢隔蓬瀛。

此妹後當適人，但與母陸氏，下落怎樣，不詳。

據上可見完淳一家，父母姊妹都是有氣概，有才情的詩人，完淳在這樣的家庭中長育起來，你想，他怎樣能够不有所成就？

完淳還有一位伯父，名之旭，字元初，又字文伯，因匿藏陳子龍之故，爲清吏所逼，以丁亥五月二十五日自縊於文廟顏子位旁。吳履震「五茸志逸」載其絕筆詞云：

「我於甲申春，遭先帝之變，已無意人間世矣。奈以家累牽纏，妻沈氏死於乙酉三月，於

五月幼子復死，遂削髮于竹籬庵。不幸八月松城破，余弟彝仲殉節。余時欲與弟同死，因孤寡幼弱，弟堅屬余留看孤寡，遂勉顏視息。焚修奉佛，不入城市，不親友。此松郡萬耳萬目，不可掩也。今年四月間，忽傳吳鎮（勝兆）有復明之舉。余曰：徒使生靈塗炭耳，遂匿跡松塘荒僻之地。一日方督耕田所，忽有憲牌坐余爲陳子龍叛黨。捕役先擒余次子詣私室，酷刑逼詐。○余時聞知，不覺髮指背裂，欲挺身就戮。獨念叛無實據，入以不赦之條，皇天后土，實鑒臨之。○但今之所謂叛，乃先朝之所謂忠也。彼加我以叛名，乃加我以義名耳。何妨一笑受之？有勸余者曰：土撫台公平詳慎，何不出辨而遽自裁？余曰：我生平豪傑自命，今以方外自處，何等高潔？乃囚首屈膝，求活於公府之庭？不亦羞當世而負生平耶？然不死於家而死於聖殿：幼讀聖賢書而死聖賢地，之旭死於聖賢之教，非死於清朝也。爲清朝之官者，苟良心不死，天理猶存，於枉死者亦一動念乎？抑余更有說焉。人壽幾何？富貴幻泡。幸當事者稍存慈祥，寬釋冤累，以求免於劫運循環，未必無小裨也。慈憫衆生，饒舌勸化，又自笑其婆心矣。

此詞與見于徐秉「明末忠烈紀實」者頗異，徐紀，文辭更爲雅馴，末後尙附有四言詩二十四句，中有「惜哉臥子（陳子龍），何不早決」之語，似非之旭所宜出。故余意以爲吳志者較爲真

切，且倉卒自縊之人，不會有爾許閒暇咬文嚼字也。

這位伯父對於完淳的教育自然也不無影響，蔡嗣襄「事略」有云：「彝仲每見余輩，必令存古陪，存古時年十二歲，……席間抵掌談烽警，及九邊情形，娓娓可聽。其伯父文伯止之曰：有客在座，小子何嘖嘖爲！」據此可見這位長輩的教條是干涉主義，和彝仲的不同，但終不失爲一位嚴正的長輩，是毫無問題的。集中有「侍伯父茅庵小憩」一首收入補遺，詩意平平，無甚可述。

其次我們來檢查一下，夏完淳的親眷吧。他的親眷，也差不多是一時的俊秀，無論男女，都很傑出。順便先說幾位能和完淳接近的女性。

上舉侯玄演之妻姚嬌俞，此人即能詩善畫。她是江蘇長洲人，字靈修。玄演死難後，依夏淑吉於曹溪，祝髮爲尼，改名再生，詩集有「再生遺稿」。完淳集中附有「仲春十五夜大人言旋即別寫懷」詩一首，其辭云：

白雲天末和愁低，無限情懷怨曙鷄。
煙柳河橋殘月小，疏鐘古寺曉風淒。
百年幻影花枝老，廿載浮生草路迷。
一葦江頭如可折，竺乾西去待相攜。

吟味這詩的情調，應該是國變後之作，再生的父親也是入了空門的。又看「廿載浮生」句，可知再生當時僅是二十來往歲的女子。

盛蘊貞是夏淑吉的表妹，大約就是盛母的姪女。她是侯智含的未婚妻，智含死後，亦削髮爲尼，師事夏淑吉，法名靜維，號寄竺道人，有「寄竺遺草」。夏集中附見其「寄兄」詩一首，今錄之於次：

一自雙親杳，鄉園不忍旋。七年三見面，稚子漸齊肩。

夢斷燕山月，春歸海樹烟。書來能念我，三復鶴鴿篇。

又有「贈聖幢」詩一首，聖幢不知何許人。其詩云：

自是閩中彥，超然物外華。心能同水月，骨自帶烟霞。

翠長真如竹，黃開般若花。寄言劉越石，應識趙州茶。

淑吉死後，蘊貞爲之立傳。又其未婚夫智含死時，蘊貞曾著「懷湘賦」。智含死時年二十一，蘊貞亦必上下年紀。傳與賦俱不可見，但其長於文筆，而冰操凜然，固毫無疑問。

完淳很早便結了婚，其夫人錢秦篆，長完淳一歲，乃嘉善錢梅之女。錢家亦當時望族，父子

均以詩名，但秦篆是否能詩，無可考見。此人似甚賢淑，「獄中上母書」中有云，「新婦結襦二年，賢孝素著」。又「遺夫人書」有云：「雖德曜齊眉，未可相喻，賢淑和孝，千古所難」。屢以賢孝相稱，並屢以德曜（孟光）爲比，足見這位夫人一定是一位家庭式的婦女。甬冠草中有一「寄內」一首云：

憶昔結襦日，正當擐甲時。門楣齊閔閔，花燭夾旌旗。

問寢談忠孝，同袍學唱隨。九原應待汝，珍重腹中兒。

他們結婚時只有十四五歲，而且是在兵荒馬亂之中舉行的花燭，很明顯的是爲的立後。詩中談到「忠孝」，談到「唱隨」，但沒有談到文墨上的事情。這位秦篆夫人和其它幾位能與完淳接近的女性比較，是另外一個型，大約是不成問題的。

結婚後不久，秦篆就回到了嘉善的母家。遺內書云「三月結襦，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即其證。嘉善的錢家也是望族，所謂「門楣齊閔閔」是沒有誇張的。

秦篆的父親錢梅，字彥林，是和完淳同日死難的人，但他的死難却是受了他女嬈的感化。興府志稱「其性豪逸，絲竹滿堂」，可見此人相當浪漫。有一個故事，當夏完淳隨他的父親赴長

樂縣任的時候，路過嘉善，叩見丈人。他問他的丈人：「今日世局如此，不知丈人所重何事？所讀何書？」這可弄得錢彥林有點張皇失措，他沒有想到一位十一歲的童子，竟公然問出了這樣大的問題，於是只好含糊的說：「我的所重所學，和你令尊差不多」。後來在被洪承疇審訊的時候，他也有洩氣的地方，又受了完淳的一番激烈，算得以同時死難，全了晚節。他的夫人徐氏却很節烈，聞彥林死難，沉水而殉。

彥林有兩個兒子也都是才人，長於完淳，和完淳均很相得。長子錢熙字漱廣，和他父親的性情頗爲兩樣，父親儘管是「絲竹滿堂」，而他却是「焚香縱帙，如無所親聞」。長於詩文，完淳有「五子詩」追憶其亡友五人，熙居其一。「有青樓曲與漱廣同賦」，所賦者爲「桃花扇」之女主人翁秦淮名妓李香君。余懷「板橋雜記」有一則云：

「李香年十三，俠而慧，尤工琵琶，與雪苑侯朝宗善。闖兒阮大鍼欲納交於朝宗，香力諫止。朝宗去後，有故開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辭曰：妾不敢負侯公子也。卒不住。大鍼恨朝宗，羅織欲殺之，朝宗逃而免。雲間才子夏靈胥作『青樓篇』寄武塘錢漱廣」。

所謂夏靈胥即是夏完淳了。（完淳全集注引作「夏靈首」，恐誤。）又有「楊柳怨和錢大掛

石」。揖石當亦漱廣之號。集中關係漱廣之詩頗多，此外有「春興八首同錢大作」（七律），「得東報懷漱廣」，「花朝約漱廣遊鄒仲堅園亭，阻風雨有作」數首。漱廣早卒，年二十七，有「思存集」。除「五子詩」中有追憶詩一首之外，尚有「得漱廣訃」，「西弔漱廣至西塘有述」及「絕句十八首」其題爲：

「錢漱廣爲余內兄，丰姿玉立，神采駿揚，綱紀翼修，百行具備。天假以年，且有爲以死，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哀哉。得絕句十八首，短歌之悲過於長號，非有情者不足以語此。」哭之甚哀，大率在同輩中完淳所最佩服的是這位錢漱廣和他的姐夫丈侯文中，十八首中的前兩首均以錢侯並提而再說到自己，大有鼎足而三之意。

稽阮當年二酒徒，河山邈隔限黃墟。自從兩哭錢侯後，天地傷心一劍孤。

前首「錢」即錢漱廣，又據其自注「侯爲家姊倩文中。」

◎ 九年地下文中子，人世風流祇屬君。今日傷心惟我在，夜臺何日共論文？

據「九年地下」語可知漱廣之死後於文中九年當在甲申，時完淳僅十四歲。其第十五首有「千古文章未盡才」之語，足見推崇與哀悼之深，然亦不幸而等於「自道」。

又有一絕句，題云「漱廣有外舍雲英者，亂後嫁人，感傷不置，代爲賦之」，有「儂未成名歡已嫁」之語，則漱廣亦一風流種子也。

彥林之次子爲錢默，字不識，八九歲即能詩文。崇禎癸未進士，知嘉定縣。「嘉定屠城記」中寫此人頗軟弱，言其棄官而逃。後削髮入黃山，法名成回，號不華道人，詩有「吹簫集」。完淳集中有關此人之詩亦屢見，「如春雪懷不識」，中有句云：「昔也賓客滿，絲竹起君歡。今也身煢煢，鷄鳴斗闌干」，知是亂後之作，把不識刻畫得似乎大有父風。「寒食雜作同錢二不識賦四首」自注「末章兼贈不識」，亦亂後之作，其次章有「今古文章多薄命，江關詞賦半招魂」之語。

錢氏父子之外尚有錢棟，字仲馭，崇禎進士，曾爲吏部郎中，國難後破家起義於太湖，亦與完淳同日死難。此人爲錢彥林之從兄，在完淳爲父執輩。俱與完淳爲同志，固毫無可疑。

又集中有「感舊步仲芳先生韻六首」，仲芳爲錢棗，蓋亦彥林之兄弟行，崇禎壬午進士。性嗜學，晚年閉戶謝客，著書於大條山。感舊詩亦亂後之作，有「江南一片傷心月，多少琵琶馬上彈」之語。此人對於完淳當亦不無影響。

尙有錢黯字長儒者，與錢熙錢默爲兄弟行，唯不知是否彥林之子。此人於順治乙未成進士，授池州推官，以挂誤罷免。肆力於經史百家，兼長書畫。完淳集中有「錢長儒三春臥病，合卷而起，詩以嘲之」一首。其在錢氏弟兄中自亦有文彩者，奈志趣不堅，出仕清朝而復挂誤，宜乎完淳早有「嘲之」之作也。

上面已經提到的嘉定六侯除記原一人殆早卒外，餘五人均長於文筆，與完淳也均有翰墨緣。文中爲完淳姊丈，且最爲其心服之人，「五子詩」中之一子也，有序，云：

「喪亂之餘，親朋凋謝，平生風誼兼師友者五人焉。短歌擊節，彷彿若人。揮淚山河，流連繫之矣。」

然因文中死時，完淳尙幼，備六七歲，故集中，除此詩外，它無所見。文中之子武功爲完淳之甥，完淳期待之甚殷，集中屢見其名。「獄中上母書」竟以身後事相託。然其時武功僅十一歲。武功亦十七歲而夭，有詩一首附見夏集，甚平常而顯稚弱，殆幼作也。

酬別徐介白

滄江倚欄且高歌，遊子銜杯意若何？亂後飄零親戚少，天涯踪跡別離多。

已悲楊柳愁中折，况遇賓鴻客裡過。握手相期須努力，風塵十載莫蹉跎。

關於其它四侯之詩在集中有「憶侯幾道雲俱兄弟」，有「寄研德」，有「四月七日寄研德武功叔姪」，有「九月大風雨同智舍夜飲」，有「贈徐似之侯智舍」，有「秋日避難粵東（嘉定）東智舍」。又「與李舒章求寬侯氏書」中有「侯忠烈（峒曾）九列大臣，一門畢命。……寡妻飲恨而歸泉，孤子傷心而寄食。……醜恭人（峒曾之母）耆耄之年，含辛垂絕。智舍兄零丁之質，立骨無依」等語，蓋其時智舍亡命，清吏追求甚急，完淳致此書爲之求緩頰，但不久智舍亦亡命死矣，死時年僅二十。智舍亦才士，十一補諸生，有「孝隱遺集」，未見。

影響夏完淳甚深的除他自己的父親之外，當推他的先生陳子龍。子龍青浦人，字人中，更字臥子，又有軼符，大樽，孟公等別號。少允彝十二歲，與允彝同中崇禎丁丑進士，爲莫逆交。陳夏爲錢社主盟，實江南文會之領袖。詩文極受時人推崇，著作亦甚富，惜多散佚不傳。爲學與允彝相似，不偏於章句而重世務，曾輯明文之有涉世務國政者爲「經世文編」凡五百餘卷。出於黃道周之門。乙酉五月南京失陷後，與夏允彝沈猶龍等在松江起義，失敗。猶龍被殺，允彝既沉水死，子龍因祖母高氏年九十，無人奉養，乃變服逸去，居嘉禾水月庵爲僧，更名信衷，字瓢

粟，又號穎川明逸。祖母死，乃扶柩還松江，葬於富林。曾書三千餘言，焚允彝墓前，陳述後死之故，辭極悲慨。繼與夏完淳錢彥林等助吳日生，在太湖起義，亦失敗。吳在嘉善被誘殺。丁亥四月十七日，松江提督吳勝兆反正，子龍預其事，亦失敗，子龍走嘉定，告急於侯岐曾，匿其僕劉馴家。已復避就崑山顧大鴻家。巡撫土國寶及操江陳錦遣兵大索，得之。繫於舟，將解往南京，至跨塘橋，斷索入水，有役執其索引之，反被引入水同死，清人斬其屍。時爲順治四年五月十三日，年僅四十。坐匿子龍故而同死者有侯岐曾一門及顧大鴻仲熊兄弟，子龍之弟子張寬，夏完淳之伯父夏之旭。

夏集中有「細林野哭」一詩所哭者即係子龍。國變後屢次起義，師弟均在行間，平生風誼固不僅問字傳經而已也。此外有「從陳軼符年丈遊細林山館」五律一首，「讀陳軼符李舒章宋轅文合稿」七律一首。

「細林野哭」在夏集中當推佳作，其情甚真，其辭甚苦，乃在松江被捕後，繫於舟，經過細林山時所作。其尾聲云：

「嗚呼撫膺一聲江雲開，身在羅網且莫哀。公乎公乎爲我築室傍夜台，霜寒月苦行當來。」

真可謂聲與淚下，一字一咽。其早欲追隨其師，存心一死，固已情見乎辭。十七歲之少年如此慷慨沉着，誰能讀之，不爲之凜然生感耶？

完淳之師尙有一人爲太倉張溥，集中有「招魂」一篇弔之，行文全仿楚辭。序云：

「張西銘先生家大人金石交也。予小子獲烏愛焉。五齡侍函丈，摘疑賜問，音徽宛存，乃淳年未一紀，而先生遂捐館舍。」

文詞純出於摹擬堆砌，然出於十一二歲之童子，固爲可異。西銘死時年亦四十，唯所影響於完淳者遠不及大樽。西銘無子，所撫之後嗣不能象賢，「獄中上母書」中曾引以爲戒。

集中有「六哀」詩，所哀者爲「徐冢宰」石騏，「侯納言」峒曾，「黃鎮南」蜚，「吳都督」志葵，「魯副鎮」之璵及「先考功」夏允彝，這六位都是當時抗清死節的先烈。

又有「六君詠」，所詠者爲「史太師」可法，「黃少保」道周，「劉亞相」宗周，「徐簪事」泚，「金司馬」聲，「祁中丞」彪佳。這「六君」也是殉國的忠臣。詩的體例與「六哀」詩全同，但何以各自爲類，不甚了悉。或許也怕是因爲有親與尊之不同，「六哀」親親，「六君」尊尊也。

這十二個人除掉他自己的父親在前已經有詳細的敘述之外，可以說都是夏完淳的精神上的師傅，但他對於他們也並不是毫無批判。特別是吳志葵，在他要算是最有微辭，例如詩中言「持重吝一發，謀斷苦不早」，即咎其坐失機宜，不能先發制人。「大哀賦」中也批評這個人：

「威虜偏裨，長興文吏，原非將帥之才，未有公侯之器，興懷鴻鵠之言，頗見龍蛇之志，日日胡床之臥，夜夜釣天之醉。既一戰之未申，淪九死而靡悔。黃土一坏，丹青萬祀。威虜即指吳葵志，志葵曾封爲威虜伯。長興則指吳日生，乃進士出身。看到「日日胡床之臥，夜夜釣天之醉」的兩句，大可以爲「持重吝一發，謀斷苦不早」的注腳了。但志葵能够抗清，又能够死節，所以完淳依然是敬仰他。據金山縣志，「志葵敗績被擒，戮於南京寬仁橋。妻范氏自殺」。在這節概鮮明的一點，自然是值得敬仰的。集中尙有「哭吳都督」五律六首，其第三首有「湖海門生誼，荆榛國士恩」之語。

就連對於史可法，完淳也並不是全面佩服。「續幸存錄」的南都雜志中有批評史可法的一兩段。「史道陵清操有餘而才變不足」。又「用兵將略非道陵所長」，然而在大節上還是稱道他「勤勞王家，鞠躬至死，有武鄉之遺風焉」。以諸葛武侯許之，和「六君詠」中「西風五丈原」之

句，正相爲桴鼓。

「六」君之中大抵劉宗周念臺先生最爲所尊崇，詩中比之爲孔子，曰「弟子三千人，紹興鄒魯跡」。黃道周尙在其次，許以「廉介」，而斷以「戎馬非所長」，與對於史可法之批評在伯仲之間。

吳日生名易（此乃陽之古字，近人書中頗多誤爲易），吳江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曾在史可法部下任事。楊州吳江相繼失陷後，聚師數千人收復吳江，屯軍長白蕩，曾大敗清兵，隆武帝封之爲長興伯。後復失敗，致全軍覆沒，父承緒妻沈氏及女皆溺死，而日生隻身脫險。丙戌春（順治三年）吳江人周瑞聚兵，復起義於長白蕩，迎日生入營主其事。秋，日生至嘉善，與職方倪撫合營，集飲於孫璋家，爲漢奸縣令劉肅之所賣，被執，擒至杭州，戮於草橋門。

此人因爲比較後死，故和陳子龍一樣，未入「六哀」之例，但集中有「吳江野哭」一首長詩專門哭他，也和「細林野哭」之專門哭陳子龍的一樣。「吳江野哭」也是完淳被捕後，舟過吳江時所作，有「有客扁舟淚成血，三千珠履音塵絕，曉氣平連震澤雲，春（？）風吹落吳江月」之句，又言「夢中細語曾聞得，蒼黃不辨公顏色」，蓋在舟中曾夢見日生，中夜醒來而潛聲痛哭

之也。「感激當年授命時，哭公清夜畏人知，空聞蔡琰猶堪贖，便作侯芭不敢辭」，凄愴之情有逾「細林野哭」。蔡琰即蔡文姬，陷沒於匈奴，後爲曹操所贖還，似乎日生尙有女爲清兵所俘。侯芭是揚雄的弟子，足見完淳亦頗以師禮事吳了。

集中尙有「五子詩」，其序文已見前，所謂「平生風誼兼師友者五人」，此五人爲邵景說、梅芬、陸鯤廷、侯文中、玄洵、錢漱廣、周上蓮、錫。

邵亦幾社社友，金山衛諸生。國變後隱居，以病早卒，有「風輝堂詩稿」。完淳評以秀簡清高，寡欲遺世。集中關於此人之詩，尙有「舟中憶邵景說寄張子退」，中有句云「孤燈暮雨白輪巾」，大約即爲景說寫照。又有「偶念三秋舊集憶景說兼越行諸子」，末二句云：「邵生黃土風騷盡，三復遺篇尙可師」，其對於景說之傾倒可以想見。陳子龍之弟子王勝時有「題夏存古舍人遺集十首」，附見夏集，其第五首云：

「彷彿風雨夜銜杯，屈指論文醉幾回。最惜青門詩句好，玉樓同跨紫鸞來。」

自註云「夏子嘗稱邵景說詩」，可知青門即指景說。「五子詩」以邵居首，亦足證「最惜」之意。

陸鯤庭乃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明末忠烈紀實」云：「大兵（清）至浙，增避橫山之桐塢嶺。過其友陳庭會，語以國祚如此，惟當一死以謝君親。長號而別。在橫山，其妻知其欲死，防之嚴。培乃給妻脫身歸故居，鍵戶自縊。家人破壁救之，甦。培恙曰：奈何苦我！即作絕命詩，再拜其二僕，以繩授之曰：『使我得成其志者，汝等之惠也』。登床就縊，從容而死，年二十九。」夏詩稱其通蔽識微，風舉玉立。

周上蓮，據莊師洛所考證，疑即屈大均「成仁錄」中之周秋駕。錄云：

「余友周子秋駕，幼時與華亭夏存古交好。其尊人斗垣先生嘗佐存古之父文忠公允彝爲宰長樂。秋駕師文忠而友存古，爲學甚勤。存古撰『代乳集』時，年止九齡，才華麗發。面秋駕習齡能文章，爲文忠所器重，以荐於陳門臥子。臥子司理浙東攝府篆，比試諸生，則以秋駕爲蕭山士冠。」

詩中稱周爲「孝廉」，而又成了仁的人，莊氏所擬大約是很可靠的。

集中所表見之友人名尙多，其中有死國難者，如徐似之（爾毅），郭六修（維經），顧大鴻仲熊兄弟等。徐即前「六哀」詩中徐家宰石騏之子，與完淳同日就刑。郭乃江西隴泉人，天啓五

年進士。清兵圍贛州，隆武帝命維經爲吏兵一部尙書兼右副都御史，總理軍務，督師往援。維經入贛州，與楊廷麟萬元吉協守。城破，入嵯峨寺自焚死。大鴻仲熊即顧咸正二子，因窩藏陳子龍而死於難。

尙有隱遁者如方子留授，蔣大鴻平階，顧偉南開雅，王玠石光承，杜茶村濬，沈宏濟（此人曾爲完淳之師，窮困而死）。

亦有歸順清庭或致顯要，或仍困頓者。如李舒章，宋轅文之流屬於前，蔣篆鴻，王后張之流屬於後，但此種人比較少。

下

我自從知道夏完淳的存在，便很想把他戲劇化，早被訂爲去年（三十一年）三月份的工作，已經把人物和分幕約略擬定了。但足足停頓了一年，直到今年三月這項工作才算告了完成。坊間已經有「夏完淳」一個劇本，我爲避免同名起見，便採用了「南冠草」這個名目。

「南冠草」本是夏完淳最後一個集子的名稱，是他在被捕後途中獄中所作。原集未見，唯就

完淳全集的標注看來，可以知道有五律十首，七律三首，七古二首。我們不妨把它的目錄列在下邊。

- 一、別雲間 二、拜辭家恭人 三、寄內 四、寄荆隱女兄兼武功侯甥 五、柬牛村先生 六、七夕步蠡水先生韻 七、聞大鴻仲熊訃 八、毗陵遇懷文 九、被羈待鞠在皇城故內播宅 十、御用監被鞠拜瞻孝陵恭紀

以上五律。

- 十一、虎丘遇九高 十二、由丹陽入京 十三、西華門與同難諸公待鞠

以上七律。

- 十四、細林野哭 十五、吳江野哭

以上七古。

以外尚有詞餘四曲：「金陵雜詠」，「自叙」，「感懷」，「送沈伯遠出獄」，標爲獄中草，不知道是不是也收在「南冠草」裡面。又有「土室餘論」一文及「獄中上母」與「遺內」二遺書，論理應同詩詞一並收集。唯方子留（綬）南冠草原序，僅提到詩而不及曲與文，或者後二種

是除外的也說不定。「南冠草」這個集子的單行本，應該還存在於人間，將來如有機會尋得，這個小小的問題是不難解決的。

我的劇本所處理的是完淳被捕前後以至於死的一段情形，正和他這最後一個集子的時期約略相當。詩文中所含孕的情趣和事實，我在大體上是把它們形像化了。因此我把劇本也命名爲「南冠草」，覺得是很適當的。

夏完淳的被捕是在順治四年丁亥的夏間，被捕的原因諸書所說不一，或以爲「以陳子龍獄詞連及」（明史稿），或以爲「以吳勝兆牽連」（鎮洋縣志），均捕風捉影之談。究其實際，以曹家駒「說夢」所述最爲可靠。

「乙酉之秋，三吳底定，勢如破竹。惟浙東擁戴魯藩，依錢塘之險，守御甚固。黃斌卿（弘光時封肅虜伯）練水師於舟山，遙爲聲援。一時人心俱欲輸款，以圖佐命勳。有謝堯文者奔走而聯合之。丁亥之春，堯文抵崇閩，謀渡海，其衣冠頗異於衆。海上邏卒詰之，復出大言，乃縛以見柘林守備陳可。一加刑訊，具吐真情。隨從旅舍孫龍家，搜獲所寫表文及名籍，上之提督吳勝兆。時勝兆反謀已決，置之不問，但以堯文繳文錮禁，聊掩衆目而已。不

數日而勝兆舉事。人定後殺揚海防（名之易），方司理（名重期），迨黎明而爲麾下所縛矣。○何暇問及謝堯文事乎？久繫不釋。會上官至松閣囚，詢堯文來歷，知其以通南事敗，而發覺由柘林，遂從陳可詢其顛末。陳以昔所錄副本進。據以上聞。士撫公同北來滿酋到松，按籍而求，無一得脫。首列者爲蘇之孝廉顧咸正，進士劉曙，吾松董佑申，袁國楠，朱用枚，張謝石，董剛，皆表表有名者，莫不駢首就戮。而表文出於夏存古之手，亦罹於禍。」

此與方子留「南冠草序」所說相合，「會江東有詔諭瑗公師（允彝）文忠，陸一子中書。存古乃上表及疏，稱中書臣完淳，死以進報某虛實，約兵以某日航海，會某所。爲邏卒所獲，就鞠金陵」。又與蘇州府志所載顧咸正劉曙被捕時事亦相符。其說云：「順治丁亥，上海諸生欽浩通款舟山，疏吳中忠義士二十三人，首及咸正。乃與同事四十餘人並死」。又云：「劉曙（長洲縣人，癸未進士）以舟山事械送金陵，下獄八旬，與崐山顧咸正，松江夏完淳，及同邑管定縱橫詩酒，談說忠義爲樂。丁亥九月十九日赴市，連呼高皇帝而死」。欽浩當即謝堯文之字。或以爲上表唐王者亦誤，蓋其時唐王已經死了。

劉曙下獄八旬，以九月十九日死，則其被捕當在六月。完淳被捕後詩有「七夕步蠡水先生韻

「一首，其詩云：

忽然秋滿地，愁裏度良辰。有酒還同醉，無衣豈獨貧？

月明河鼓動，露落海閭新，欲問君平卜，升沉數未真。

一起言「忽然」蓋有雙關之意，表示其時被捕不久。蠡水先生未詳爲誰，然其丈人錢彥林亦有「七夕獄中作」的一首云：

對泣南冠度綺霄，江鄉千里客愁遙。雙星若識人間事，也應淒然罷鵲橋。

可知他們翁婿兩人的被捕與劉曙亦同時，所謂「獄中」固不必在金陵獄中也。關於完淳被捕之經過，杜登春「童心犯難集」中有一則紀之頗詳，今錄全文如次：

「順治丁亥七月既望，夏子存古以奉表唐王（案當作魯王）謝恩爲海上邏卒所獲，洪經略（案其時尙未爲經略）密行土撫軍，索存古甚急。時余讀書虎丘石佛寺，不知也。一日，乘涼散步將至鷓鴣泉，見一小沙彌同青衣數人汲水而飲。遙望沙彌有似存古，趨視之，則竟是也，問之，曰我已就縛上道，無資斧，其爲我謀之。余急索囊中傾付之，送其登舟。有經略差官王姓者，慮有他謀，詰詢姓名，詞氣甚厲。余以世誼交情詳告之。且曰：吾爲行者治

裝，於爾亦未嘗無益，何怒之有？於是置酒脯爲別。存古口占一律贈余曰：

「竹馬交情十五年（夏集作十七年）飄零湖海竟誰憐？知心獨上要離墓，亡命難尋少伯船。山鬼未回江上夢，楚囚一去草如烟。高堂弱息憑君在，目極鄉關更惘然。（集中作「姑蘇明月愁人醉，殘燭無言意惘然」）。」

又曰：此行殆不免。婦錢有娠，男與爾爲壻，女與爾爲媳，倘不育，絕嗣。幸勿立後。寄遺囑數紙而別。余泣數行下，而存古無一點淚。余歸告沈子羽青，約往金陵探聽，羽青慨然偕行。至省之次日，道上有鳴鑼，視之，則存古與劉公且諱曙者，攜手出就戮。兩公皆不跪，持刀者從喉間斷之而絕。余與羽青斂存古之屍，歸其親於小岷山新塋，葬於考功先生昭位。得朋諸人咸來會葬，余與羽青親自覆土，凡四日而畢其事。」

以六七月之交被捕，舟行轉輾至蘇，可能爲七月十五日矣。錢詩「江鄉千里」句亦足證明被捕後係由水路西上也。

杜九高者鎮洋縣志云：「號讓水，世居華亭，青浦籍。爲給事張王治壻，遂家太倉。順治辛卯拔貢，歷官處州同知。著有五樓文集。」順治辛卯爲完淳死後第五年，足見此人節概亦有可

議之處。但他和夏完淳的關係相當密切，「童心犯難集」中既表明其對朋友的義氣，尙有「吾友詩」四十五首，以完淳居第一，其詩云：

玉樊王佐才，少小薄章句，生不辭竄魁，死不辭刀鋸。

虎阜前致詞，徘徊淚如雨。俎豆有餘馨，悲哉大哀賦。

對於完淳極其傾倒。「玉樊」云云者，以完淳又號玉樊堂也。夏集中收有「討降賊大逆檄」，其首語爲「崇禎十有七年四月江左諸少年討降賊大逆臣」云云，此所謂「賊」，乃指李自成。當時崇禎薨，滿清尙未大肆其荼毒，故士大夫輩多以討賊爲忠義，完淳時僅十四歲，在此潮流中自不能免受其影響。杜審「社事本末中」亦記其事。

「甲申正月，余輩數人稱江左少年上書鄉紳四十家，乞舉義勤王，爲衆紳所嫉。又於癸臨時，草檄討從逆者。一時投闖之輩皆側目。而主其說者質余與夏存古二人。」

又云：

「余年十三，與夏子存古完淳，王子后張爽輩於少年場中留意人物，以社事爲己任。迄

今事在目前，已恍如隔世矣。」

杜與夏乃上下年紀，所謂「生不辭黨魁」即指結社事爲無疑。虎丘前口占一詩已收入「南冠草」，語句略有不同，或因杜所錄者乃初稿，或因係口占，而杜之記憶有誤，然大體上無甚更動。所謂「知心獨上要離墓」，則完淳在其時，對杜係以「知心」相許。要離之墓本在虎丘，稱杜「獨上」似亦可解釋爲有秘密之意義。

同在「南冠草」中，同係在途中遇友之作，「毗陵（武進）遇懷文」一首，和「虎丘遇九高」之作，其感觸便大不相同。懷文爲宋徵輿的字，宋亦松江華亭人，與陳子龍夏允彝同爲幾社社友。但此公子順治丁亥即成進士，即陳子龍夏完淳授命之年。後曾爲福建督學，歷官至副都督御史，與陳夏之友之另一人李雲字舒章者同爲歸順滿清而顯達了的人物。

宋生裘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爲君問古今。

風塵非昔友，湖海變知音。酒盡窮途淚，關河雨雪深。

這詩裏面很明顯的是含有諷刺不滿之意，如「裘馬客」，「有憾留天地」，「風塵非昔友」等句，與贈杜詩，迥然不同。因此我在方便上把杜九高作爲代表了一種方向的人物。便是明亡之後，有一部分士大夫會經濟下海底，參加了秘密結社，據傳顧亭林，傅青主，都是走這條路線的人。

王后張，原名爲聚星，後改名爲爽，夏集中屢見此人名。如「寄后張」云：

千山高山芳草生，千樹萬樹黃鸝鳴。汝爲高堂不得來，我爲高堂不得行。

寂寞音書竟塵土，昨聞後江新被兵。欲眠不眠愁夜半，橫笛參差三兩聲。

又有「雪後懷后張子韶」，「與王太后張泛舟華亭谷」。後詩中有「余爲龍兮子爲雲」之句，二人交情似乎並不淺。但這位王先生是在康熙二十六年中了順天舉人，二十七年成了進士的（見蔚亭縣志）可知晚節亦不終。后張與完淳爲同年輩，到康熙二十六年已經將近六十歲了。

又其「周釜山先生鶴靜堂集跋」有云：

「追憶考功塾中，弟子侍側，先生命言志。夏生存古曰其司馬長卿乎。爽曰其晉家豫乎。先生瞿然顧爽曰：噫，儒子乃分師席，此誠吾所能。當時師弟子自命綦闕達哉。豈知白駒載馳，智不及料。夏生既弱齡兵死矣，爽且老而無所表見。而先生一仕即已卒，未克大展。」

順民思想，充分十足，辭氣之間頗小視完淳，蓋斥完淳僅僅是一個文人，而自己則是大能有所作爲的政治家也。「吾家景略」即是佐命符堅的王猛，應該是一位漢奸，后張以此自比。冷評得意，其志趣可想。這段故事，疑出于杜撰，因爲夏允彝是富有民族意識的人，不至以自比景略。

而誇獎其弟子。因此，我對於這位「自命閔達」的王先生，實在不大滿意。

國變以後，夏侯兩家的景況是很蕭條的，朋友親戚，死難的死難，變節的變節，勢利的人似乎都有點敬鬼神而遠之，故完淳詩中亦每每露有不勝今昔之感。如：

「珠履三千食客稀，玉盤十二齊盟悔。」（題曹溪草堂壁）

「當年結客同心者，滿眼悠悠行路人。」（寄荆隱女兒）

「五陵年少歸何處？匣劍雙龍不敢彈。」（感舊六首之三）

「親朋交態渾如夢，湖海生涯敢獨醒？」（秋日避難柬智含）

「今日三千珠履客，誰人知報信陵恩？」（柬友）

「露下天高腸欲斷，秋來客散孟嘗門。」（樓頭口號）

像這樣的辭句在集中正自舉不勝舉。這種冷暖炎涼的情形固然是人世間的常態，因此也令我們想到夏完淳的被捕上必然會有出賣他的人。這個人沒有方法確定，在方便上也只好拜借了。

完淳被捕時的地點，各書多以爲嘉善錢家，如蔡嗣襄「事略」謂「遷卒至其妻家，遂被執」，黃鶴醉翁記亦謂「讀書外家，丁亥四月巴陳土三帥執之」。然以「南冠草」中詩次考之，如「

別雲間」即別其故鄉松江華亭之作，「拜辭家恭人」則係別母之作：可見他的被捕應該是在華亭他姐姐同母親所住的地方。至如「屈氏成仁錄」謂「完淳走吳淞軍爲參謀，被執」，那更是把事件和年代都弄錯了。

「細林野哭」中有句云：「我欲歸來振羽翼，誰知一舉入羅弋」，也足以證明被捕是在他的故鄉，而他的「歸來」是打算有所作爲，高飛遠舉的。

被捕的時間應該是丁亥的六七月之交，而不是四月。四月是謝堯文被捕的時期。關於謝的被捕在貳臣傳的洪承疇傳中也曾提及：

「四年四月駐防江寧總管巴山，張大猷，奏柘林游擊陳可，擒賊謝堯文，獲明魯玉封於疇國公，及其總兵黃斌卿致承疇與巡撫土國寶書，有伏爲內應，殺巴張二將，則江南不足定語。上獎巴山等嚴察亂萌，而諭慰承疇國寶曰：朕益知賊計真同兵燹，因卿等皆我朝得力之臣，故反間以圖陰陷。朕豈墮此小人之計耶？」

觀此足見謝堯文一案牽涉甚廣，蓋他一方面是在替魯王以海和江南的士大夫聯絡，諷身力竭爲文忠公，封完淳爲中書舍人，因而有完淳的謝表和義士四十餘人聯名的奏疏。而在另一

企圖離開當時的敵僞，故封洪承疇而捏造裏應外合的私信。這案子結果，在江南士大夫方面，引出了大批的犧牲，在敵僞方面也生了小小的波折。在這個波折當中我感覺着很大的趣味，因為可以表見當時的敵僞關係。漢奸們的生活是怎樣的不自由，敵人對於漢奸的駕御又是怎樣的恩威並用，都明白地可以看出。

土國寶（劇中爲方便計，改爲了王國寶），亦見貳臣傳，是山西大同人，是明朝的編戶投降過去的。傳稱其「以武夫，不習文事」，後因貪贓，畏罪自縊。此人本是一名簡單的劊子手，可云無足重輕。但洪承疇在當時却無殊於現今的汪精衛，觀其受制於一個滿人的總管巴山，僅以莫須有的嫌疑，便由巴山上奏而與土同成爲待罪的身分，可證滿人在當時之監視漢奸，是怎樣的嚴密。事經審核明知爲僞，洪與土雖然受了「諭慰」，而巴也同時受了「獎」。這也可見漢奸的可憐相，便是蹴了你兩脚，再摩擦你的頭，而自己的脚不用說依然是尊貴的，遇必要時還是要蹴你。在洪承疇傳裏面，接着又是一段十月的事。也是巴山等查獲了五個遊方和尚，認爲有謀叛的跡跡，牽連到洪承疇。所謂「謀叛踪跡」也不過是一位和尚名叫亟可的，在經過城門的時候，從他的經笥裏面被人查出有福王答阮大鉞的信稿，又有一冊名叫「變紀」的書說印寺事，如此而已。

亟可是明尙書韓月庵的兒子，與洪承疇有世誼，要想回廣東，洪承疇便發了「印牌」給他。結果，洪承疇所發的「印牌」不僅沒有生效，反而惹出了麻煩。案子也鬧到了北京。刑部認爲「徇情」，要予洪以「革職」的處分。算是因爲他平定江南有功把他赦免了，而洪承疇藉父喪爲名，還是自行辭了職。這些情形，真是活鮮鮮地如同眼面前的事一樣。

當時的滿清朝廷，執政的攝政王多爾袞，這個人是相當跋扈的，而且頗有才幹，順治皇帝的位子幾乎被他篡掉。他在丁亥四年還只三十二歲，在前曾經到過南京，但他在這一年却沒有南下的事實，我爲舞台的便利起見，作爲他微行到了南京。這是可能，希望史學專家不要以爲我在「創造歷史」。

我在醞釀本劇的時候，破頭的寫法本有兩種打算：一種是現成的形式用多爾袞洪承疇來開端，從滿清方面來介紹時代；另一種則由民間抗清的活動開始。夏集中有「遇盜自解」一詩：

浪跡烽烟獨此身，天涯孤客淚沾巾。綠林滿地知豪客，寶劍窮途贈故人。

無復青氈王氏舊，自憐鬢鼻阮家貧。逢人莫訴流離事，何處桃源可避秦？

我喜歡綠林寶劍一聯，這裡有讓想像力充分活動的餘地。我打算寫成他在亡命生活中隱姓埋名，

一次假定在太湖邊上被人打劫，但結果那綠林豪客的首領才是相識的人，不僅沒有害他，反而脫劍相贈。這是很戲劇效果的一景，但我拋棄了，依然採取了現在的形式，用漢奸和烈士對照，用洪承疇和夏完淳對照。

完淳被審訊時，洪承疇有意軟化他，是事實。但他卻不憚不屈，還使有意軟化的他的丈人錢彥林也慷慨就義了。完淳與洪承疇的對答，先故意恭維一場，反過來再加以痛罵，也是事實。屈氏成仁錄中所敘述的這一節頗有聲色，不過恐怕多少也是加了些潤色的。

完淳到過的地方很多，幼時他隨着父親到過燕京，到過福建的長樂。國變以後：「飄搖澤國，躑躅行間」，長江下游，太湖沿岸，大概是他時常漂泊的地方。但我所注意的是他似乎曾經到過洞庭湖。他有「絕句口號八首」，其序云：「余竄身荆棘，滿目風塵，哀厲之辭，殊乖風雅。聊以紀一時流離之苦耳。」既爲紀流離之作，則詩所列地名，理應不能認爲藻飾。其第一與第二首云：

「去年人送短長亭，一片烟波入洞庭。江海無情人不見，芳洲春草爲誰青？」

「殺魄歸來風雨多，瀟湘春盡晚生波。可憐屈宋師門誼，空自招魂弔汨羅。」

這兒所提到的洞庭，瀟湘，應該指的是湖南境內吧。自然太湖也有洞庭的別名，如集中別有「夏日幽居三首」，其第三首有句云：「一片孤帆入洞庭，兩峯曉夾具區青」具區即太湖，則彼洞庭當亦指太湖。但這「絕句口號」第二首的瀟湘，似乎更不能作別解了。因此「大哀賦」中有這樣的幾句，也更惹得我注意：

「國亡家破，軍敗全身，招魂而湘江有淚，從軍而蜀國無絃。」

這所敘的是丙戌年吳日生失敗後的事，大約完淳在那時候確實是到過湘鄂一帶。那時候李自成的餘部已經屯集在湘鄂鄰界處之九宮山，張獻忠的部隊也還在四川境內，完淳儘有西遊的可能，而且還是有企圖的，但結果他的企圖沒有達到。因為李自成已在九宮山的附近被殺，故致「招魂有淚」，欲入蜀而苦無門路，故致「從軍無絃」。這些都不好明目張胆的說，故只好以文飾出之。這樣去解釋，大約也是可能的吧。

完淳是反對隱遁的人，他有「詠史雜成口號十首」，其第四首批評伯夷叔齊，便是對於隱遁者表示不滿：

「遺恨殷郊大白旗，黃虞千載更無依。當時尚有頑民在，何事西山獨采薇？」

這詩頗足以表見他自己的志趣，因此我感覺着完淳在其將死的一兩年，見江南舉義等於絕望，實曾經有西投張李的決心，和那些「頑民」打成一片。沒有成功，故又回到長江下游，和魯玉以海通款曲，想逃到南方活動。這便成爲「我欲歸來振羽翼，誰知一舉入羅弋」了。

完淳是詩人，而又以氣節自尙，他的父親死於水，先生陳子龍也死於水，故他對於屈原甚爲尊崇。集中摹倣楚辭的騷體賦頗多，又有「弔左徒」一詩，屈原可以說是他精神上的先生。這，或許也怕是可以使他遠遊瀟湘的一種動力吧？

完淳似乎頗嗜古，字作「存古」已足表見。他除喜歡屈子之外，也喜歡莊子，「夏日幽居」第一首有「幽扁習靜無人至，讀盡南華內外篇」。集中除騷賦之外又多選體詩。文亦多六朝氣習，「大哀賦」係擬庾子山的「哀江南」。有目共見的事。然而六朝以後的史事人物便很少提及，詩不提李杜元白，文不提韓柳歐蘇，詞不提周柳蘇辛，曲不提關白鄭馬，甚至如行跡相似之文天祥陸秀夫之類的宋人亦絕未提及。

但他也並不是泥古的人。他不肯困守章句，素來重視時事，而在行動上不偏廢實踐，所謂「玉樊王佐才，少小薄章句」，便是確評。因爲他鄙視章句，所以他並不迂腐。他雖然以節義文章

表見於世，但他毫無方巾氣。他不愛引據儒家經典，有一篇「周公論」，隱隱指周公爲「叛臣逆相」，更是有點離經畔道。他本來是才子，故不免也有些風流，十五歲時便著「青樓篇」，「楊柳怨」，絕不是迂腐假道學先生所能道其一字。國變前，無疑的曾和一些少年儕輩徵逐於歌舞之場，所謂「壯遊不讓五陵豪，酒酣却笑三河俠」（題曹溪草堂壁）。國變後尤時藉酒解悶，所謂「江南日暮慘離魂，四海交情酒後論」（樓頭口號），「相逢對哭天下事，酒酣睥睨意氣親」（細林野哭）。樂府有「豔歌行」，「三婦豔」諸篇，詩餘多寫情寫恨之作，獄中所成套曲，「自叙」裡有「爲伊人幾番拋死心頭憤」之句，「感懷」一首中又有「我那人呵影何方？書在金陵，客夢西樓，一樣西風兩地愁」的尾聲。他這「伊人」，「那人」，該是有所指，或許就是他的夫人，或許也怕是夫人以外的心友。但他儘管懷抱着這樣柏拉圖式的愛，我們能說他不道德嗎？

他尙游俠，重意氣，故「生不辭黨魁，死不辭刀鋸」。他雖然沒有提到過宋才死節諸臣，他却常提要離，范蠡，伍員，信陵君，高漸離，張良，田橫。大抵周末秦漢之交的一些壯烈的故事，是時常在他的腦子裡盤旋着的。

他的政治評論每中肯綮，如「大哀賦」中評明末之失政有「罪莫熾於趙高，害莫深夫褒姒」，即指魏忠賢與客氏而言。批評南京政府之淫靡則曰：「東昏侯之失德，蒼梧王之不君。玉兒寵金蓮之步，麗華長玉橋之淫。……先見乎玉杯象箸，復徵夫酒池肉林。聞蛙鳴於爲官爲私，御龍衰於若亡若存。……冠蓋之銀青俱滿，廟堂之銅臭相因。……將相盡更始之羊胃，衣冠多南渡之雁民」，把當時南渡君臣之惡德真是寫得淋漓盡致了。

他的關於南朝的評述本來還有「續幸存錄」一書，是賡續他父親的「幸存錄」而作。原本八卷，爲「南都大略」一卷，雜志一卷，義師大略一卷，雜志二卷，先忠惠行狀一卷，死節考一卷，見其自序如此。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言涵芬樓有鈔本，多出達夷授官始末，瀋遼失守始末，擬謚遜國諸臣評等目，爲自序所無，而自序中之義師大略，雜志及行狀死節考等則佚。涵芬樓本聞已燬於一七八之役。今坊間「幸存」者有明季稗史本，僅南都大略六則，南部雜志二十八則，末有一則云「以書生談朝事，其訛者十之三四，故予刪其訛而存其是，非全錄也。」此乃刪者之附識，不知刪者究係何人，甚爲可惜。刪者譏完淳爲「書生」，而斥其多「訛」，或係在南都會當「朝事」之人，蓋錢謙益輩所爲耶？觀今所刪存者多精到之語，有所謂「三反」者：

「南都之政，幅員愈小則官愈大，郡縣愈少則官愈多，財富愈貧則官愈富，斯之謂三反。三反之政，又烏乎不亡？」

把亡國現象說得最爲扼要，則被刪文字中恐仍多妙緒，未必盡「訛」。尤可惜者乃關於義師及死節諸卷竟被完全刪棄，則刪者之爲二臣，又斷然無疑。觀完淳自序，謂「不敢苛，不敢私，不敢以己意曲直」，又謂「失之誣，失之任，我知免矣」，則完淳又不懂爲一詩人，而實兼備良史之才者也。

完淳著作除「續幸存錄」外，有詩文集數種，曰「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代乳集」。然余所見爲前清嘉慶年間莊師浴及其門人何其偉陳均等所輯之「夏節愍全集」十卷及補遺二卷。據何跋云：「夏節愍集十卷，蓋綜其生平所爲玉樊堂集，內史集，南冠草三種彙錄成編者也。玉樊堂集作於甲申乙酉（間有前作），內史集作於從軍以後，始丙戌，訖丁亥四五月間。南冠草則皆臨難時塗中獄中所作也。然節愍年九歲，曾撰代乳集，惜不傳」。大率現存之全集已包羅夏之詩文全部。蒐輯甚勤，補遺一再，並多各種附錄以備參考，莊氏師弟之業實可感謝。唯詩文未編年，其中斥滿人處，在前認爲涉及忌諱之字句均被隱匿，以「大哀賦」爲最甚，殊

爲遺憾。又「節愍」云者乃乾隆四十年之追諡，其時清室政權已穩定，乃追尊明末殉國諸臣以獎勵忠烈，計予專諡者三十三人，通諡「忠烈」者一百二十四人，「忠節」者一百二十二，「烈愍」者三百七十七人，「節愍」者八百八十二人，祀忠烈祠者二千二百四十九人。以「節愍」稱完淳，非完淳之志也。

完淳詩文，舊時老師宿儒多極口稱讚，如沈德潛云：「存古生爲才人，死爲雄鬼，汪踏不足多也。詩亦高古罕匹」。王昶八十三歲時序夏全集云：「年少才高，從軍殉難，其人其文，千古未有」。確非諛美之言。然余尤愛其南冠草中所錄諸作，蓋已刊去紛華，滿紙血淚，無意求工，而真光射人也。

被捕後之文，如「土室餘論」，「獄中上母書」，「遺夫人書」亦均是血性文字，今整錄其二遺書如下。

獄中上母書

不孝完淳今日死矣，以身殉父，不得以身報母矣。痛自嚴君見背，兩易春秋，冤酷日深，艱辛歷盡。本圖復見天日，以報大仇，卹死榮生；告成黃土。奈天不佐我，鍾虐先朝，一

族才興，便成蓋粉。去年之舉，淳已自分別死，誰知不死，死於今日也！斤斤延此二年之命，菽水之養，無一日焉。致慈君託跡於空門，生母寄生於別姓。一門漂泊，生不得相依，死不得相問。淳今日又溘然先從九京，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嗚呼，雙慈在堂，下有妹女。門祚衰薄，終鮮兄弟。淳一死不足惜，哀哀八口，何以爲生？

雖然已矣，淳之身父之所遺，淳之身君之所用，爲父爲君，死亦何負於雙慈？但慈君推乾就濕，教禮習詩，十五年如一日。嫡母慈惠，千古所難，大恩未酬，令人痛絕。慈君託之義融女兄，生母託之昭南女弟。淳死之後，新婦遺腹得雄，便以爲家門之幸。如其不然，萬勿立後。會稽大望，至今零落極矣。節義文章，如我父子者幾人哉？立一不肖後，如西銘先生爲人所詬笑，何如不立之爲愈耶？

嗚呼，大造茫茫，終歸無後，有一日中興再造，則廟食千秋，豈止麥飯豚蹄，不爲餒鬼而已哉？若有妄言立後者，淳且與先文忠在冥冥中誅殛頑鄙，決不肯舍！兵戈天地，淳死後，亂且未有定期。雙慈善保玉體，無以淳爲念。二十年後，淳且與先文忠爲北塞之舉矣。勿悲勿悲，相託之言，慎勿相負！

武功甥將來大器，家事盡以委之。寒食孟廟，一杯舊酒，一壘寒燈，不至作蒼蠅之鬼窟吾願畢矣。新婦結婚二年，賢孝素著，武功甥好爲我待之，亦武功淵錫福也。

話無倫次，將死言善，痛哉痛哉。

人生孰無死，貴得死所耳。父得爲忠臣，子得爲孝子，含笑歸太虛，了我分內事。大道本無生，視生若敝屣，但爲氣所激，緣悟天人理，惡夢十七年，報仇在來世。神遊天地間，可以無媿矣。

遺夫人書

三月結褵，便遭大變，而累淑女，相依外家，未嘗以家門盛衰，微見顏色，雖德曜齊眉，未可相喻。賢淑和孝，千古所難。不幸至今吾又不得不死，吾死之後，夫人又不得不生，上有雙慈，下有一女，則上養下育，託之誰乎？然相勸以生，復何聊賴？蕪田廢地，已委之蔓草荒烟，同氣連枝，原等於隔膚行路。青年裘偶，才及二九之期。滄海橫流，又丁百六之會。煢煢一人，生理盡矣！嗚呼，言至此，肝腸寸寸斷。執筆心酸，對紙淚滴。欲書則一字俱無，欲言則萬般難吐。吾死矣，吾死矣，方寸已亂。平生爲他人指畫了了，今日爲夫人一

思究竟，便如亂絲積麻。身後之事，一聽裁斷，我不能道一語也。停筆欲絕。去年江東儲貳誕生，各官對典俱有，我不（亦？）會得。夫人夫人，汝亦先朝命婦也，吾累汝，吾誤汝，復何言哉！嗚呼，見此紙如見吾也。外書秦篆細君。

此二書至今讀之頗有餘悲，且屢讀不厭。唯上母書中對嫡母備極讚揚，而生母則無所表彰，不知是否出於謙抑。又有「誅殛頑黨」之語，辭氣過烈，不知係指母言，抑指夫人言。遺夫人書中關於江東儲貳一節，頗覺不似完淳襟懷所宜出。恐其夫人因未得封典嘗有怨言，故淳死復提及，以表示歉仄，並鼓勵之。（頗疑「我不會得」不字乃亦字之誤。）二書中均有「先朝」字樣，自係抄錄者所改，因當時明室並未亡，清室亦尚未穩定，完淳決不致稱明室為「先朝」也。

秦篆夫人遺腹果得一男，據紫堤村志云「仍不育」，其後夫人亦削髮為尼。唯關於遺腹子一節頗有異說。方授「南冠草序」云「存古死而遺得一子一女，天之報施不爽哉」。序乃「壬辰冬」所作，距完淳之死已五年。或其時子尚未死，而女則並非遺腹。又鎮洋縣志所載更有大異：

「雲間夏瑗公允彝，一子完淳，字存古。年方典調，天才俊發，所著詩文幾駕瑗公而上之。瑗公殉節死，存古時時慷慨悲歌，會以吳勝兆牽連下獄。而我婁王明先者，瑗公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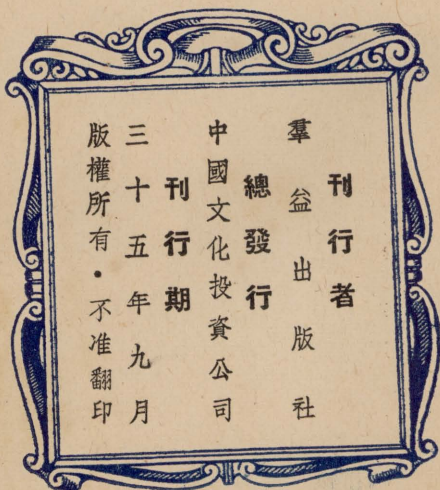
也：往探之。存古謂曰：一死無恨，惟室中婦方妊，今以累君。明先領之，潛走雲間，伺其妊，潛抱以歸。而明先亦以他事敗。其友徐方平復抱之歸。存古死。此子卒賴兩人以全。」看這所說的，差不多有類神話。其實秦篆夫人居外家，乃在嘉善，並非雲間。完淳死後尚有母妻姐妹及外甥侯武功等在，何勞此王徐二人抱撫遺孤耶？蓋完淳在當時爲人所慕，好事者託此自誇耳。其所撫子，蓋真所謂「狸貓換太子」之子也。

即關於完淳之收尸與葬地亦有異說，邗城黃鶴醉翁記謂「同郡李之杜收其尸，葬之聚寶山本末亭下」。此與前錄杜九高「童心犯難集」所述全異，然以情理推之，以杜說爲可信，因與杜同赴南京尚有沈羽霄，而會葬曹溪者尚有及門諸子也。李之杜殆亦冒牌義士，與王明先，可謂無獨有偶。

關於夏完淳葬地，莊師洛夏集補遺序，謂當在松江四十三保十三圖蕩灣。又莊之姪婿楊超格曾與其友人董尙往曹溪訪其墓，據云蕩灣在曹溪北東二里，夏允彝之墓在焉。乾隆五十一年，邑令謝庭薰從張隆孫等之請，會「示禁樵牧」。唯完淳之墓無勅石可考。（見補遺跋）爾來又一百三十餘年了，抗戰勝利了的一天，我也很想到松江去訪查這些遺跡。



南冠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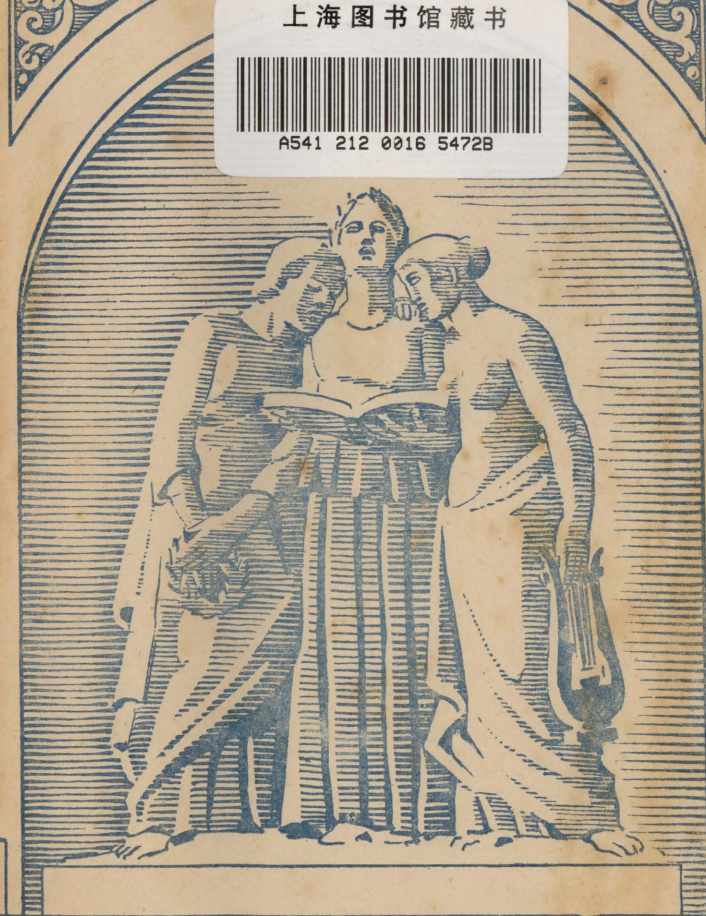


4 (6001-1000) 羣 (101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5472B



SAM.

郭沫若文集

第一輯第九冊

三十五年九月

梁琛設計裝幀

